

尚書集注述疏

尚書集注述疏卷十一

順德簡朝亮述

周書

牧誓

此武王伐紂將戰而於牧野誓師也。牧與姆通。說文曰。姆。朝歌南七十里地。蓋紂都朝歌也。蔡氏曰。此篇嚴肅而溫厚。與湯誓相表裏。眞聖人之言也。

述曰。牧古文作姆。漢志云。朝歌。紂所都。水經注云。雒水東南歷姆野。自朝歌以南。南暨清水。土地平衍。據皋跨澤。悉姆野矣。今在河南衛輝府淇縣南。史記云。周公佐武王作牧誓。

時甲子昧爽。王朝至于商郊牧野。乃誓。王左杖黃鉞。右秉白旄。以麾。曰。逖矣。西土之人。鉞音越。麾音揮。逖音狄。

甲子者。二月五日。在武王卽位之十三年也。漢志稱武成曰。粵若來。二月。旣死霸。粵五日甲子。咸劉商王紂。昧爽者。自闇而明之時也。鄭氏說以詩曰。肆伐大商。會朝清明。王者史追稱之也。國語曰。王以二月癸亥夜陳。未畢而雨。此王所以甲子朝至而誓也。野者。鄭氏謂郊外曰野。是也。蓋言牧野則郊外明矣。然安知其何郊乎。乃繫之曰商郊牧野。鄭氏謂將戰於郊。故至牧野而誓也。杖。持也。鉞。大斧也。以黃金之銅爲之。故稱黃鉞。左而持之。明不欲用殺也。白者。西方之色。旄者。注旄牛尾爲旗。師繇西土。故主白旄。右

而執之以指麾。明必使用命也。曰者。武王所勞之辭。逃遠也。蔡氏謂以其行役之遠而勞之也。

陳勞皆去聲

述曰。武成。今詳逸文。甲子在二月者。史記周本紀。周書世俘篇。皆同。僞傳云。甲子。二月四日。非也。說文云。昧爽。旦明也。又云。昧闇也。鄭引詩義。見詩大明疏。今謂說以詩者。攷工記注云。鄭司農說。以論語曰。繪事後素。其例也。引國語者。周語文。祭統云。舞莫重於武宿夜。大傳云。商郊宿夜。士卒歌舞以待旦。因名焉。鄭野誓義。見書疏。釋地云。邑外謂之郊。郊外謂之牧。牧外謂之野。詩駉毛傳云。郊外曰野。蓋毛以雅訓統言之也。今鄭從毛焉。王氏鳴盛云。鄭不引釋地者。嫌與經文之牧相雜也。皇甫謐云。牧野在朝歌南七

十里蓋與說文同。僞傳以爲近郊三十里地。非也。說文云。杖持也。戊大斧也。鉞與戊通。周官職金云。掌受土之金罰。入于司兵。易云。噬嗑亨。利用獄。六五云。噬乾肉。得黃金。蓋六五中象。黃者中色也。用獄之黃金。則罰之以鑄兵者。蓋銅也。大司寇所謂入鈞金也。非漢灋贖罪之黃金。可爲飾者也。僞傳云。鉞以黃金飾斧。失之矣。用殺之道。無取乎飾也。互詳堯典金贖疏。及呂刑罰鍰疏。或曰。堯典馬注云。金黃金也。其据易義者歟。非也。易噬嗑九四云。噬乾肺。得金矢。此統言之曰金。非必黃金也。其六五言黃金者。以中象而言一端也。然則馬非据易義。而据漢灋矣。以漢灋釋經。漢儒其或失之也。今僞傳則襲言漢灋者爾。周書克殷篇。

言黃鉞。又言元鉞。周書雖雜。不可謂周必無元鉞也。或曰。元鉞者。以元金之鐵爲之。鄭大傳注所以釋罰鍰爲金鐵也。則黃鉞可推也。釋天云。注旄首日旌。禮明堂位云。夏后氏之綏。注云。綏爲注旄牛尾於杠首。所謂大麾。其義也。凡師之耳目。在將之旗鼓。白旄者。猶白虎之義也。曲禮云。行前朱鳥而後元武。左青龍而右白虎。右者西方也。麾與摩通。說文云。旌旗所以指麾也。周書克殷篇云。商辛奔內。登于鹿臺之上。屏遮而自燔于火。武王入。適王所。斬之以黃鉞。縣諸大白。乃適二女之所。既縊。王又斬之以元鉞。縣諸小白。此言紂事者。周書之誣也。而史記從之。則不辯其誣矣。大白者。史記所謂大白之旗也。墨子。戶子荀子。言紂事。

者與周書略同。此孟子所謂盡信書則不如無書者也。夫使紂未自燔而死，則武王必有若湯放桀者爲。烏有於餘燼而斬之者乎。經曰：左杖黃鉞，是武王誓師且左其鉞不欲用也。而用之已死之紂乎。賈誼新書云：紂已死，玉門之上，武王使人帷而守之。此可信者也。逖與邊通。釋詁云：邊，遠也。

王曰：嗟。我友邦豕君。御事。司徒。司馬。司空。亞旅。師氏。千夫長。百夫長。及庸。蜀。雒。梁。微。盧。彭。濮。人。稱爾戈。比爾干。立爾矛。予其誓。

長丁文反。擊莫包反。濶百木反。比毗志反。

豕，大也。友，邦大君。諸侯交稱之辭。時武王猶諸侯也。御，治也。治事之臣。統下文諸臣而言。周邦與友邦之臣皆是也。

司徒司馬司空。蔡氏謂諸侯三卿也。亞次旅衆也。蔡氏謂亞者卿之貳。大夫是也。旅者卿之屬。士是也。師氏。蔡氏謂以兵守門者。猶周官師氏。王舉則從也。長者。分司之長。言率千人百人也。庸。廬。濮。南夷名。蜀。羌。蠻。彭。西夷名。微。未詳。立政曰。夷。微。廬。八國皆從周之夷。故雖有南夷。而誓師統爲西土之人也。稱及者。所以殊之也。左傳曰。凡師出。與謀曰及。諸夷之序。蓋以國之大小序之也。稱舉也。戈。戟也。所以擊。比。相次也。干。盾也。所以扞。矛。酋。矛。夷。矛也。所以刺。詩曰。二矛重英。蓋長短互用也。此呼邦君御事及諸夷。俾肅軍容而聽誓也。酋音由刺七亦反重平聲

述曰。釋詁云。冢。大也。友邦。史記作有國。詩思齊鄭箋云。御

治也。詩崧高毛傳云。御治事之官也。亞。次。釋言文。旅。衆。釋
詁文。林氏之奇云。亞者周官所謂立其貳也。小司徒。小司
馬。小司空。是也。旅者周官所謂陳其殷也。殷。衆士也。互。詳
酒誥梓材篇。周官師氏云。王舉則從。又云。使其屬帥四夷
之隸。各以其兵服守王之門外。朝在野外。則守內列。注云。
內列。蕃營之在內者也。文十六年左傳云。庸人率羣蠻以
叛楚。又云。麋人率百濮。將伐楚。杜注云。庸。今上庸縣。屬楚
小國。百濮。夷也。桓十三年左傳云。楚屈瑕伐羅。羅與盧戎
兩軍之。水經注云。沔水。過中盧縣東。春秋盧戎之國也。昭
九年左傳云。巴。濮。楚鄧。吾南土也。周書王會篇云。正南百
濮。蓋南夷也。上庸。今湖北鄖陽府竹山縣也。中盧。今湖北

襄陽府南漳縣東北有中盧故城。華陽國志云：蜀之爲國，其地西奄岷嶓，今四川成都府也。詩：殷武云：自彼氐羌。箋云：氐羌夷國在西方者。說文云：羌，西戎牧羊人也。今陝西甘肅以西之地也。髡與髦通。詩：角弓云：如蠻如髦。箋云：髦，西夷名。此後漢書西羌傳所以言羌髡也。後漢書岑彭傳云：征公孫述至武陽，所營地名彭亡。此彭亡者，古之彭也。蓋西夷也。武陽，今四川眉州彭山縣也。經之爲序，先庸後濮者，庸人能率羣蠻，必大國也。濮分百濮，必小國也。濮以小而後之，則庸必以大而先之矣。其餘從可知也。春秋成公十有五年，冬十有一月，叔孫僑如會晉士燮、齊高無咎、宋華元、衛孫林父、鄭公子鮪、邾人、會吳于鍾離。公羊傳云：

曷爲殊會吳。外吳也。曷爲外吳。春秋內其國而外諸夏。內諸夏而外夷狄。此傳明其所以殊之也。今牧誓固爲之先矣。引左傳者。宣七年文。稱一作偁。釋言云。偁舉也。郭注引書曰。偁爾戈。攷工記云。戈秘六尺有六寸。注云。戈今句子戟也。秘猶柄也。說文云。比相次比也。釋言云。干。扞也。方言云。盾。關東謂之干。攷工記云。酋矛常有四尺。夷矛三尋。注云。八尺曰尋。倍尋曰常。酋。夷長短名也。酋之言適也。酋近夷長矣。引詩者。清人文。

王曰。古人有言曰。牝雞無晨。牝雞之晨。惟家之索。今商王受。惟婦言是用。昏棄厥肆祀。不答。昏棄厥遺王父母弟。不迪。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。是崇是長。是信是使。是以爲大夫卿士。俾暴虐

于百姓。以姦宄于商邑。今予發。惟恭行天之罰。牝類引反。逋百平反。長丁丈反。
索敵也。雞之司晨。其雄者也。牝者無之。此以比婦人無與外事。與之則家之不祥。索然故矣。受者紂之聲轉也。婦者蔡氏謂妲己也。列女傳曰。紂好酒淫樂。不離妲己。妲己所舉者貴之。所憎者誅之。蓋惟妲己之言是用也。肆祀者肆解牲體以祭。鄭氏謂肆祀祭名是也。猶洛誥言殺禋也。答報也。蘇氏謂祭所以報也。遺謂先人遺體也。猶左傳言先君之遺姑姊妹也。王父者。父之考也。遠則王父弟。近則母弟。故曰王父母弟。迪進也。謂進用其賢者也。詩曰。維此良人。弗求弗迪。此言紂昏亂棄其先人肆祀而不報祭之。昏亂棄其先人遺王父母弟而不進用之也。墨子稱大誓曰。

紂夷居。不肯事上帝鬼神。棄厥先神祇不祀。商書曰。吾家
耄遜于荒。又曰。弗其耆長。舊有位人。謂此也。逋亡也。長。如
易小人道長之長。卿者。上大夫也。故曰大夫卿士。此言紂
於多罪亡逃者。崇重而長進之。信從而使用之。遂以爲臣。
使得以爲惡。左傳曰。紂爲天下逋逃主。詩曰。以無陪無卿。
謂此也。蔡氏謂紂惑于妲己。遂至如此。是也。此武王明紂
之多罪。不敢不奉天以討之也。與音預
妲音賈

述曰。禮檀弓云。吾離羣而索居。注云。索。散也。爾雅之釋。飛
曰雌雄。走曰牝牡。今言牝雞者。通言之爾。僖十五年左傳
云。獲其雄狐。其例也。周官大宗伯云。以六犖。卿執羔。
大夫執雁。亦通言之也。受義詳立政疏。晉語云。殷辛伐有

蘇有蘇氏以妣己女焉。周官大祝云。凡大禋祀肆享。注云。肆享祭宗廟也。典瑞云。以肆先王。注云。肆解牲體以祭。因以爲名。祭傳云。肆陳也。所當陳之祭祀。今攷詩離云。相子肆祀。鄭箋釋肆爲陳。此蔡之所據也。今不從者。此言祭名。於文尤洽也。不答之不。梅本作弗。今從史記。蓋不答不迪。經文宜一例也。以答爲報者。猶禮言答拜也。引遺義者。昭三年左傳文。王父母弟。漢石經作任父母弟。或曰。言先人所遺任之。父弟及母弟也。今據史記作王不作任。與大誓同。釋親云。父之考爲王父。王氏樵云。王父弟者。從兄弟也。隱七年公羊傳云。母弟稱弟。言同嫡也。互詳大誓疏。迪進。釋詁文。不迪。史記訓不用。言不進用之也。引迪義者。詩桑

柔文。或曰釋詁云。迪道也。盤庚云。不吉不迪。今言紂昏棄其先人。遺王父母弟而不道也。詩葛藟序云。周室道衰。棄其九族焉。蓋親而非賢。有不進用之者。然昏棄之。豈親親之道乎。則不道矣。今不出之者。不道之義。與不答非一例也。僞傳云。不接之以道。此於經病添文也。大誓今詳逸文。說文云。逋亡也。釋詁云。崇重也。宣十二年左傳云。師叔楚之崇也。小人道長。易否象傳文。王制云。諸侯之上大夫卿。繇是推之。蓋天子亦然。詩所以言正大夫也。經不以卿大夫士爲文。於文自適也。引逋逃者。昭七年左傳文。其上文云。周文王之法曰。有亡荒閱。注云。荒大也。閱蒐也。蓋不受亡逃也。引卿義者。詩蕩文。湯誓云。有夏多罪。天命殛之。此

湯誓所以伐夏者也。今牧誓義同。故備陳商罪。而以一言要之曰。今予發。惟恭行天之罰。蔡傳以此一言屬下節焉。非其辭氣然也。

今日之事。不愆于六步。七步。乃止齊焉。夫子勛哉。不愆于四伐。五伐。六伐。七伐。乃止齊焉。勛哉夫子。尙桓桓如虎。如貔。如熊。如羆。于商郊。弗御克奔。以役西土。勛哉夫子。爾所弗勛。其于爾躬有戮。貔音毗。熊彼皮反。

愆過也。步。自車行而言。古者車戰。徒兵亦隨車也。古者以周尺八尺爲步。夫子者尊卑之通稱也。戰者丈夫之事。男子之彊。左傳稱彘子曰。聞敵彊而退。非夫也。命爲軍帥。而卒以非夫。唯羣子能我弗爲也。勛勉也。伐者鄭氏謂一擊。

一刺曰一伐。蓋步伐之多少有數。不過于其數。則止而齊馬。進退皆齊。兵瀟之精也。尙庶幾也。桓桓鄭氏。謂威武貌。豹。豹屬。白狐也。熊虎類。羆如熊。黃白文。于往也。大誥曰。子翼以于。言庶幾威武如四獸然。齊往商郊也。御。古通禦。史記言四凶者曰。以御螭魅。左傳作禦。是也。御者控而拒之。所以爲禦也。馬鄭本作禦。謂弗禦其能來奔者。蓋受降而不殺。異於禦寇也。武王以紂之無道。知紂師有能來奔者矣。史記曰。紂師皆倒兵以戰。役謂伐紂之役也。蓋今日之事者。總而起下之辭。以役西土者。總而承上之辭。言今日誓師之事。以所謂止齊者。以所謂威武以于者。以所謂弗御者。以茲數事。役茲西土也。故又申勉焉。詩言以贈申伯。

以慰其心者。其爲文同也。左傳言城濮之戰曰。晉于是役也。能以德攻。不猶言以役者乎。此武王明出師之律。反覆其辭而勉之。又豫嚴其灋而戒之也。○或曰。白虎通稱文家言。天命已。成爲王者。乃得誅伐王者爾。然則牧誓稱王。非史追稱之也。其伐紂之先。武王旣稱王矣。非也。詩曰。矢于牧野。維予侯興。此不足明牧誓之稱諸侯乎。惟武王自以諸侯而稱衆諸侯也。故經曰。我友邦冢君。與成王大誥。稱我友邦君者不同。使武王旣稱王。而其稱諸侯者。猶稱我友邦冢君。不稱我友邦君。可乎。牧誓在大誓之後。猶諸侯也。則大誓可知矣。詩大明疏稱大誓曰。天將有立父母。父母者。鴻範所謂天子作民父母。以爲天下王也。武王未

稱王。故謂天將有立云爾。夫未稱王則非天子也。非天子則不可祭天。故經曰。今予發。惟恭行天之罰。不言祭天也。偽大誓曰。類于上帝。偽武成曰。底商之罪。告于皇天后土。所過名山大川。曰。惟有道曾孫周王發。將有大正于商。是誣也。將伐紂而武自王。遂祭天焉。是貪商也。則武王之志荒矣。樂記稱孔子之辯武音者。猶是也。詩曰。致天之屆。于牧之野。又曰。上帝臨女。無貳爾心。夫貳者疑也。禮坊記稱大誓曰。予克紂。非予武。惟朕文考無罪。紂克予。非朕文考有罪。惟予小子無良。其言紂克予者。非其疑者與。苟其伐紂之先。既稱王而祭天矣。則不疑固也。詩何必釋其疑曰。無貳爾心乎。故伐紂者嫌疑也。八百諸侯會而伐之。雖嫌

疑而不嫌疑矣。此商書所謂今我民罔弗欲喪也。故荀子稱大誓曰。獨夫紂。孟子曰。聞誅一夫紂矣。未聞弑君也。蓋武王順乎天而應乎人。此易所謂革之時也。然伐紂豈必爲天子哉。武王與衆諸侯同爾。伐紂之後。諸侯奉之爲天子。人與之乎。天與之也。武王順以應之者。又當在是矣。於是乎稱王而祭天。亦易所謂革之時也。禮大傳曰。牧之野。武王之大事也。既事而退。柴於上帝。此其時也。若夫伐紂之先。稱王而祭天。則嫌疑矣。何以白其不貪商而救民之心乎。白虎通稱質家言。天命已使已誅無道。今誅得爲王。故先伐。是猶不知其不貪商而救民之心也。夫舜禪讓者也。亦既受終于文祖矣。然舜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。及朝

觀訟獄謳歌者皆歸。然後踐天子位。孟子論之曰。而居堯之宮。逼堯之子。是篡也。非天與也。故禹亦避舜之子焉。朱子以爲其避者嫌疑也。是禪讓者猶嫌疑矣。况誅伐者乎。然則其得誅伐者。何也。孟子所謂天吏也。夫天不言。人心者天命之實也。其應乎人者。皆其順乎天者也。孟子稱大誓曰。天視自我民視。天聽自我民聽。故天吏者在伐罪救民之實。而不在祭天告伐之文也。則惟恭行天之罰焉。蓋武之事。猶湯之事也。察乎此。又何疑於湯誓乎。又何惑於僞湯誥乎。故禮言祭天詳矣。而禮無將伐桀紂而祭天者。將以諸侯而祭天與。不可也。將稱王而祭天與。不可也。禮別嫌疑。其義精也。湯武知義。必無不避嫌疑。而有斯非禮。

之禮也。且羣神者皆天命也。武王誓師必與衆諸侯用諸侯之禮。祭其當祭之神而告之也。曲禮言諸侯曰。臨祭祀。外事曰曾孫某侯某。則其祭稱也。今經無文者。蓋大誓闕亡也。或曰。大誓序言一月者。建子之月也。於一月而以伐紂祭天。其周之始郊與非也。禮郊特性曰。郊之用辛也。周之始郊。日以至。蓋郊之用辛者。謂祈穀。大雩。卜辛日而郊也。漢志稱武成曰。惟四月辛亥祀于天位。此武成之日也。故凡卜郊者用辛焉。周之始郊者。謂周正建子。是月也。日長至。周之歲於是乎始郊。自春祈穀。夏大雩。而言其始也。故曰。郊之祭也。迎長日之至也。歲之日至。不可必其爲辛也。故別乎用辛者言之爾。非謂周代之始郊也。周代之始

郊。則四月辛亥也。蓋在牧之野既退而後矣。

女音汝。雩羽俱反。

述曰。愆過釋言文。曲禮云。驅之五步而立。此君車之以步言也。則兵車可推也。孟子云。武王之伐殷也。革車三百兩。虎賁三千人。史記與孟子同。書序謂虎賁三百人。非也。司馬遷云。革車一乘。士十人。徒二十人。樂記云。虎賁之士說劍。蓋士者。虎賁也。一車十人。三百兩者。三千人也。其車徒之衆。虎賁率焉。昭元年左傳稱。晉魏舒毀車以爲行。五乘爲三伍。蓋車戰於是乎始變矣。王制云。古者以周尺八尺爲步。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爲步。此步之大略也。詩大明疏引鄭云。好整好暇。用兵之術。此鄭據成十六年左傳。言晉人之勇爾。王者之師。豈徒好是乎。引彘子者。宣十二年左

傳文勸勉。釋詁文。哀十一年左傳言武叔之議戰云。是謂
我不成丈夫也。則夫子者相勉之辭也。鄭伐義見詩維清
疏。樂記云。天子夾振之而駟伐。注云。駟當爲四。武舞戰象
也。每奏四伐。鄭桓桓義見史記集解。釋訓云。桓桓威也。詩
序云。桓。武志也。說文云。貉。豹屬。出貉國。釋獸云。貉。白狐。其
子毅。又云。熊。虎醜。其子狗。絕有力。麋。熊如熊。黃。白文。疏云。
醜。類也。史記。貉作熊。熊作豺。熊作離。文選。西都賦。注。引歐
陽尚書說云。螭。猛獸也。離。與螭通。曲禮疏。引鄭云。其威當
如獸之將攫搏也。蓋鄭以將戰言之也。今攷詩言有力如
虎。固統言之爾。御不作迂。釋文云。馬作禦。今攷史記集解
引鄭亦作禦。蓋馬鄭本與史記同。書疏云。王肅讀御爲禦。

蓋疏從梅本。則梅本作御也。今本作迓者。僞傳以迎訓御。衛包遂改之爾。釋文作迓者。宋開寶中陳鄂改之。非陸氏之舊也。釋詁云。迓。迎也。詩鵲巢毛傳云。御。迎也。僞傳云。能。奔降者。不迎擊之。此於經病添文也。釋文引馬云。禦。禁也。然奔降者。絲敵不絲我。以言禁降。於文未洽也。史記集解引鄭云。禦。彊禦。謂彊暴也。克。殺也。不得暴虐殺紂師之奔走者。當以爲周之役也。今攷釋詁云。殺。克也。蓋轉注之。鄭言不殺。其義然矣。於文未適也。將役於周。然後不殺。非王者之無私也。亦何以勸軍中夫子乎。今攷以役西土之文。非獨承上句而言。乃總承上文今日之事以下而言也。詩崧高云。吉甫作誦。其詩孔碩。其風肆好。以贈申伯。詩烝民

云吉甫作誦。穆如清風。仲山甫永懷。以慰其心。此總承之例也。引役義者。僖二十八年左傳文。引侯興者。詩大明文。下引無貳者。同。鄭箋釋貳爲疑。此釋詁義也。樂記稱孔子與賓牟賈言武之樂云。擊淫及商。何也。對曰。非武音也。子曰。若非武音。則何音也。對曰。有司失其傳也。若非有司失其傳。則武王之志荒矣。注云。言武歌在正其軍。不貪商也。時人或說其義爲貪商也。引天厠者。詩闕宮文。鄭箋云。厠。殛也。此釋言義也。大誓武成皆詳逸文。或曰。武王於大誓。則疑紂克予矣。此於牧誓。則知紂師克奔。何也。蓋大誓所疑者。臨事而懼也。牧誓所知者。好謀而成也。

尚書集注述疏卷十一終

門弟子校聚於讀書堂

尚書集注述疏卷十二

順德簡朝亮

周書

洪範

洪。大。範。濼。也。易曰。河出圖。洛出書。聖人則之。蓋則洛書爲九疇之大濼。故曰洪範焉。此箕子述禹以告武王而史敘之也。

述曰。洪。大。傳。史。記。作。鴻。漢。志。作。洪。蓋。古。通。也。洪。大。範。濼。釋。詁。文。引。易。者。繫。辭。傳。文。河。圖。詳。顧。命。篇。漢。書。五。行。志。云。劉。歆。以。爲。禹。治。洪。水。賜。雒。書。濼。而。陳。之。洪。範。是。也。降。及。于。殷。箕。子。在。父。師。位。而。典。之。雒。與。洛。通。莊。子。云。九。洛。之。事。治。成。

德備監照下土。天下戴之。姚氏謂此豈非九疇洛書之謂哉。僞傳云。洪範箕子作之。蓋以洪範稱祀從商制。左傳引洪範皆稱商書也。今攷經言王訪于箕子。稱王者周史之辭。非箕子之辭也。箕子之告武王。稱而稱女。不稱王也。虞書皋陶謨云。賦納以言。僖二十七年左傳以此爲禹之言也。遂引爲夏書。今引洪範其例也。左傳襄三年引商書曰。無偏無黨。王道蕩蕩。文五年引商書曰。沈漸剛克。高明柔克。成六年引商書曰。三人占。從二人。衆故也。蓋以爲箕子之言。則不稱周書而稱商書矣。漢書儒林傳云。堯典萬貫。洪範微子。金縢諸篇。其以洪範先微子者。繫之商書也。

惟十有三祀。王訪于箕子。

有與又同

十有三祀者。武王克商之年也。訪謀也。記曰。釋箕子之囚。蓋在克商時矣。此武王所繇就謀之也。箕國名。子爵也。蔡氏謂商曰祀。周曰年。此曰祀者。因箕子之辭也。箕子嘗言商其淪喪。我罔爲臣僕。史記亦於箕子陳洪範後。言武王封之於朝鮮而不臣。是也。○謹案大傳曰。武王釋箕子之囚。箕子不忍周之釋。走之朝鮮。武王聞之。因以朝鮮封之。然則箕子不臣周。可知矣。大傳又曰。箕子既受周之封。不得無臣禮。故於十三祀來朝。武王因其朝而問鴻範。豈其實哉。蓋箕子自居朝鮮。周雖封之。未嘗受之。終身稱箕子焉爾。箕子者。故商之封也。鴻。與洪通。蘇氏曰。箕子之不臣周也。曷爲爲武王陳洪範。天以是道畀之禹。傳至於我。不

可自我而絕。以武王而不傳。則天下無可傳者矣。故爲箕子者。傳道則可。仕則不可。朝音潮。鮮音先。爲武之爲去聲。

述曰。訪謀。釋詁文。引記者。禮之樂記也。書序云。武王勝殷。殺受。立武庚。以箕子歸。作洪範。序言箕子者。非也。春秋。僖公二十有六年。秋。楚人滅夔。以夔子歸。公羊注云。以歸者。惡不死位。然則此非所以言箕子也。論語云。箕子爲之奴。蓋紂囚之也。周書克殷篇云。命召公釋箕子之囚。史記說同。則言箕子者。當言釋箕子之囚。不當言以箕子歸也。漢志云。周既克殷。以箕子歸。武王親虛己而問焉。此從序而爲之說爾。互詳微子篇。史記周本紀云。武王克殷後二年。問箕子殷所以亡。箕子不忍言殷惡。以存亡國宜告。武王

亦醜。故問以天道。此史遷以武王十一年伐紂而爲之說。爾蓋以爲武王將直問箕子。則箕子不忍言。而忖箕子以武王立殷後存亡國宜有告。武王亦以伐君爲醜。故不直問。而以天道言也。是烏知武王訪道之心乎。夫武王之心。以爲箕子知道而訪之。猶大戴禮言武王東面而受丹書于師尚父也。其心無他也。經曰。王訪于箕子。其爲文善矣。箕國今在山西遼州榆社縣東南。僖三十三年左傳云。晉敗狄于箕。蓋其地也。釋天云。夏曰歲。商曰祀。周日年。唐虞曰載。或曰。周書洛誥言烝祭歲。何也。今攷洛誥紀年。自有惟七年之文。祭歲則通言之爾。周易周詩言年亦言歲也。多方云。今爾奔走臣我監五祀。則以告殷多士而稱祀矣。

亦有所因也。夫義可通稱。今况有所因。豈不可通言之。以如其意乎。無逸言商者。言年不稱祀。蓋無所因也。宣三年左傳於商云。載祀六百。於周云。卜年七百。其曰載曰祀。自商而通言之也。其曰祀曰年。自商周而分言之也。史記宋世家云。武王訪問箕子。於是武王乃封箕子於朝鮮。而不臣也。其後箕子朝周。過故殷虛。感宮室毀壞。生禾黍。箕子傷之。乃作麥秀之詩。曰。麥秀漸漸兮。禾黍油油。彼狡童兮。不與我好兮。史遷亦言箕子朝周者。非也。大傳固以其詩爲微子將往朝周而作矣。夫微子以客而朝周。可也。箕子以臣而朝周。不可也。史記云。所謂狡童者。紂也。亦非也。周黍離之詩云。此何人哉。誠不忍斥之也。此蓋謂紂子武庚

也。殷所以爲虛。武庚之叛也。鄭詩狡童亦非斥其君也。

王乃言曰。嗚呼箕子。惟天陰隲下民。相協厥居。我不知其彝倫。

攸敘。隲之日反。相去聲。

乃言者。蔡氏謂難辭重其問也。稱箕子者。明其殷臣。武王不臣之也。隲。史記訓定。陰隲者。蔡氏謂天冥冥中默定也。相視也。協。合也。顧命曰。畢協賞罰。言天默定下民者。天視合其民之居。蓋定福下民者。視合其居德。定咎下民者。視合其居惡。易曰。亦要存亡吉凶。則居可知矣。此箕子所以言洪範天人之應也。彝。常倫理也。蔡氏謂秉彝人倫也。攸。所也。常理所次敘。則民得其居矣。我不知其常理所次敘。蓋欲求得其居也。

述曰。宣八年公羊傳云。乃緩辭也。蓋緩則有所難矣。釋詁云。隳升也。呂氏春秋引此經而說之云。陰之者所以發之也。史記云。陰定下民。蓋馬之陟升。定而後發。隳之訓定。於文尤洽也。釋文引馬云。陰覆也。隳升也。升猶舉也。舉猶生也。今不從者。爲迂也。相視釋詁文。又釋詁相助義同。蔡傳以爲天輔民。然於所謂協厥居者。義不貫也。漢志引此經。應劭注。以爲王者助天。然經承惟天而言。今言王者。於經病添文也。書疏引王與應劭略同。詩正月云。洽比其鄰。毛傳云。洽。合也。信二十三年左傳引詩。洽作協。則協者合也。曰福曰咎。曰德曰惡。据箕子之言。以明之也。易夬象云。居德則忌。此德之所居也。詳康誥敬忌疏。論語云。君子惡居

下流。天下之惡皆歸焉。此惡之所居也。孟子言居仁。居不仁。其義也。引易者繫辭傳文。彝常。釋詁文。倫理。說文義也。攸所。釋言文。詩烝民云。天生烝民。有物有則。民之秉彝。好是懿德。此以見天倫皆人倫也。

箕子乃言曰。我聞在昔。鯀墮洪水。汨陳其五行。帝乃震怒。不畀洪範九疇。彝倫攸斁。鯀則殛死。禹乃嗣興。天乃錫禹洪範九疇。彝倫攸斁。墮音因。汨工忽。反數多路反。

乃言者。蔡氏謂重其答也。墮。塞汨。亂陳列也。鯀治洪水。失水之道而塞之。遂亂列乎五行。蓋五行一氣。其用相資。鯀治水無功。若掌火之焚山澤。若木若金若土。凡列在禹貢而彝倫賴之斁者。亦皆亂矣。畀。與疇類也。洪範之類有九。

下文所陳是也。知帝不與之者。以後之賜禹。知前之不與
餘也。數敗也。九疇皆所以敘彝倫之類。餘不得之。彝倫所
以敗。禹得之。彝倫所以敘也。殛死者。殛餘而流于羽山。遂
以死也。嗣繼興起也。左傳曰。舜之誅也。殛餘。其舉也。興禹。
言帝又言天者。互文也。錫賜也。易所稱洛出書者。蓋洛龜
負文而出。是爲九疇。此天之賜禹者也。

述曰。陟說文引作壘。謂塞也。說文云。汨。治水也。漢志引此
經。應劭注云。汨。亂也。蓋反訓也。說文云。陳。列也。孟子云。舜
使益掌火。益烈山澤而焚之。謂使禹治水時也。釋詁云。畀
予也。與猶予也。疇。類。詳堯典疏。史記云。鴻範九等。等。猶類
也。數。說文引作殫。謂敗也。引左傳者。僖三十三年文。嗣。繼。

錫賜釋詁文興起。釋言文。鄭大傳注云。禹治水得神龜負文於洛。以盡得天人陰陽之用。蓋鄭說傳之古矣。非自緯文始也。張衡則辯乎緯文者也。衡所爲東京賦云。龍圖授義。龜疇畀姒。其說不亦然乎。

初。一曰五行。次二曰敬用五事。次三曰農用八政。次四曰協用五紀。次五曰建用皇極。次六曰又用三德。次七曰明用稽疑。次八曰念用庶徵。次九曰嚮用五福。威用六極。

此所謂洪範九疇也。大戴禮曰。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八。謂明堂九室。灋龜文也。經言初言次言曰言所用者。箕子述之之辭。若言初則一。而曰五行。次則二。而曰敬用者。五事也。其一五行。至九五福六極。凡二十九字。皆洛書本文。故

下文必先舉此本文而後申言也。五行獨不言用者。蔡氏謂無適而非用是也。五行貫乎九疇。經言諸所用皆五行之用。而此獨不言用。卽以見一五行爲洛書本文。舉例於首也。蓋旣曰洛書。書必有文。非象數已也。古文在龜。猶左傳言有文在手之類也。下文所申言者。禹發之。箕子述之。所謂聖人則之也。苟非聖人如禹。安知一五行等本文謂何也。雖禹發之。非箕子亦無以述之也。農厚也。嚮謂嚮善也。威。古通畏。史記作畏。謂畏不善也。蔡氏謂在天惟五行在人惟五事。以五事參五行。天人合矣。八政者人之因乎天。五紀者天之示乎人。是也。皇極者天人之則也。三德者天人之宜也。蔡氏謂稽疑者以人而聽於天。庶徵者推天

而徵之人。福極者。人感而天應。是也。九疇之次。皇極居中。蔡氏以爲其上文四者。皇極所以建也。其下文四者。皇極所以行也。皇極不言數。非可以數明。是也。凡言用者。皆天用之。而君奉天用之者也。蔡氏曰。五事曰敬。所以誠身也。八政曰農。所以厚生也。五紀曰協。所以合天也。皇極曰建。所以立極也。三德曰乂。所以治民也。稽疑曰明。所以辨惑也。庶徵曰念。所以省驗也。五福曰嚮。所以勸也。六極曰威。

所以懲也。

省息并反

述曰。漢志云。凡此六十五字。皆雜書本文。僞傳云。龜文有數至九。禹遂因而第之。書疏云。傳以初一日等二十七字。必再加之也。又云。其敬用等一十八字。大劉及顧氏以爲

龜背先有總三十八字。小劉以爲敬用等亦禹所敘。龜文
惟有二十字。大劉者焯也。小劉者炫也。釋文引馬云。從五
行以下至六極。洛書文也。與小劉同。繇今攷之。皆於義未
悉也。漢唐以前言龜文者雖異。然皆謂其有書文。與易說
符也。自宋而降。世傳河圖洛書。其所謂洛書者。迺推易緯
乾鑿度。太一行九宮之數。今見後漢書張衡傳注者也。蓋
有奇耦象數而無書文。洛書本文。惟四十五點爾。聖人瀆
象。九疇著焉。然則宋之洛書。非書也。數也。徒有其數。易何
以謂之洛出書乎。朱子采之。蓋未察也。蔡傳據世傳洛書
之數者。非也。北周甄鸞注數術記遺云。九宮者。卽二四爲
肩。六八爲足。左三右七。戴九履一。五居中央也。此世傳者

之所繇也。然朱子於所謂洛書本文者，亦嘗謂古字畫少，恐或有其模，但今無所攷，則朱子亦嘗意其有書文矣。今攷於經，其可也。引大戴禮者，盛德篇文。後周盧辯注云：龜文也。蓋二九四，龜文之前也。七五三，龜文之中也。六一八，龜文之後也。漢石經殘文，爲天下王三德連文。此以見今文於下文一五行二五事等句，無一二等字也。史記於此文初一日次二日等句，惟無次字焉。釋文書疏於此等不言馬鄭本異，蓋今本與馬鄭同。隱元年左傳云：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手，曰爲魯夫人。孔疏云：成季，唐叔亦有文在其手，曰友。曰虞。古文虞作尪，魯作尪，手文似之。其友及夫人固似之也。襄十三年左傳云：小人農力以事其上。管子

云耕者用力不農有罪無赦。廣雅云農勉也。蓋力勉則厚矣。書疏引鄭云農讀爲釀。後漢書馬援傳云釀于用賞。約于用刑。說文云釀厚酒也。廣雅云釀厚也。今攷古書假借不加偏旁。蓋農古通釀也。酒力之厚亦勉爲之也。亢倉子云人農則樸。樸則易用。故農有樸厚之義焉。說文云禮衣厚貌。詩曰何彼襍矣。其例也。然則八政何以皆厚生也。文七。年左傳引夏書而釋之云正德利用厚生。謂之三事。以言此經。司徒正德也。貨利用也。食及司空厚生也。今約言之。正德利用亦厚生也。貨者養生之資也。攷工記所謂通四方之珍異以資之也。祀者所生之本也。晉語稱民生於三師教之。其一也。司徒所以教也。舉陶謨云撻以記之。欲

竝生哉。孟子云。以生道殺民。司寇也。賓者。生人相接之禮。伐木之詩。天子所以燕友生也。易之師曰。君子以容民畜衆。故八政皆厚生也。釋文引馬云。食爲八政之首。故以農名之。書疏引王與馬同。今不從者。偏而不舉於文未適也。協漢志作叶。古與叶通。易文言云。乾元用九。乃見天則。成十三年左傳云。民受天地之中以生。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。論語云。唯天爲大。唯堯則之。蓋天人之則也。蔡傳云。三德者。治之所以應變也。絲蔡言之。其遺乎正直之德矣。凡易之時義。必剛柔得中。蓋天人之宜也。天人之人。該君與臣民而言也。敬。漢志作羞。謂進用五事。釋詁云。羞。進也。江氏云。羞當爲苟。古文苟作葑。與羞相似。故誤也。說文

云。苟自急勅也。苟己力反。江氏之說。明於敬爲羞之繇矣。必易敬爲苟。則固也。又漢石經作艾。蓋古通也。詳堯典疏。經言六三德者。言臣言人。而其究言民。蔡獨言治民者。以其究言之也。且臣統於人。而人亦俊民也。或曰。稽疑庶徵。亦不言數。非也。稽疑凡七。庶徵爲五事之符。皆其數也。嚮漢書谷永傳作饗。五行志作嚮。召誥云。面稽天若。此嚮之義也。詩我將云。畏天之威。此威之義也。感漢書谷永傳作畏。與史記宋世家同。蓋古通也。詳臯陶謨疏。漢志應劭注云。天所以嚮樂人用五福。所以畏懼人用六極。史記集解引馬威用說同。今不出之者。經言用者八。當以君奉天爲言。徒言天用於養未盡也。

一五行。一曰水。二曰火。三曰木。四曰金。五曰土。水曰潤下。火曰炎上。木曰曲直。金曰從革。土爰稼穡。潤下作鹹。炎上作苦。曲直作酸。從革作辛。稼穡作甘。炎榮鉗反。下上皆上聲。

自此而下。禹發之。而箕子述之也。一五行者。先舉洛書本文也。本文之下。皆申言之辭。凡九疇皆然。五行之道。以行於天者。行於人。故謂之五行。易曰。天一。地二。天三。地四。天五。地六。天七。地八。天九。地十。天數五。地數五。五位相得而各有合。漢書曰。天以一生水。地以二生火。天以三生木。地以四生金。天以五生土。五位皆以五而合。故曰。妃以五成。然則水之大數六。火七。木八。金九。土十。今以言此經。鄭氏謂此數本諸陰陽所生之次。是也。從順也。莊子曰。金與火

相守則流。蓋金流者順也。革變也。於易離下兌上曰革。蓋金以火化也。種之曰稼。斂之曰穡。蔡氏曰。潤而下。炎而上。曲而直。從而革。以性言也。稼而穡。以德言也。獨以德言者。土兼五行。其生之德。莫盛於稼穡也。爰於也。於是稼穡也。作爲也。鹹苦酸辛甘者。五行之味也。五行有聲色氣味。獨言味者。切於民用也。

妃與配同

述曰。朱子云。一五行者。次第之辭。與前章異。後倣此。蓋未察此爲洛書本文也。白虎通云。五行者言爲天行氣也。襄二十七年左傳云。天生五材。民竝用之。今日五行。不曰五材者。行以氣言。材以質言。謂之五行。則五材在其中矣。蓋氣以成質也。引易者繫辭傳文。妃以五成。昭九年左傳文。

此漢書五行志引左傳而言之也。妃古通配。蓋生成之數。萬物之原。禮月令於春木言其數八。於夏火言其數七。於秋金言其數九。於冬水言其數六。皆以成數言也。於中央土言其數五。則以生數言。明土王四時。以生爲本也。其義皆通於洪範者也。黃氏宗義謂有天生而地成。無地生而天成。非也。易繫辭傳云。天地之大德曰生。又云。在天成象。在地成形。此天地之所以爲變化也。鄭義見史記集解。文七年左傳引夏書而釋之云。水。火。金。木。土。穀。謂之六府。此以五行所克者次之也。其以土穀而二之。貴穀也。今以土穀而一之。貴穀之生也。陳氏大猷云。凡物之生。其初皆爲水。其終皆爲土。五行之相生。所以相繼也。或曰。易不言五。

行非也。今攷易說卦云。兌正秋也。坎者水也。又云。坤也者地也。萬物皆致養焉。然則震正春也。離正夏也。坎正冬也。震者木也。離者火也。兌者金也。坤土位於夏秋之間。所謂中央土也。五行者行乎八卦而不窮。所謂五位相得也。易革象傳云。順以從君也。蓋從然後革。故爲順焉。史記集解引馬云。金之性從人而更。馬以從革爲一義。非曲直之例也。緣續詳盤庚疏。爰。史記作曰。釋詁云。爰曰也。以言此經則變曰爲爰。何也。釋詁云。爰於也。蓋文非一義焉。作爲釋言文。月令於盛德在木。言其音角。其味酸。其臭羶。載青旂。於盛德在火。言其音徵。其味苦。其臭焦。載赤旂。於中央土。言其音宮。其味甘。其臭香。載黃旂。於盛德在金。言其音商。

其味辛。其臭腥。載白旂。於盛德在水。言其音羽。其味鹹。其臭朽。載元旂。皆五行所有者也。周書小開武篇云。五行一黑位水。二赤位火。三蒼位木。四白位金。五黃位土。蓋與易言五位者同。

二五事。一曰貌。二曰言。三曰視。四曰聽。五曰思。貌曰恭。言曰從。視曰明。聽曰聰。思曰睿。恭作肅。從作乂。明作哲。聰作謀。睿作聖。睿悅歲反。哲之舌反。

從順也。乂古通艾。治也。哲古通智。智也。小旻之詩曰。國雖靡止。或聖或否。民雖靡盬。或哲或謀。或肅或艾。蔡氏曰。睿者通乎微也。聖者無不通也。貌言視聽思者。五事之敘也。人始生。則形色具矣。既生。則聲音發矣。既發而後能視。而

後能聽。而後能思也。貌澤水也。言揚火也。視散木也。聽收金也。思通土也。恭從明。聰睿者。五事之德。肅又哲。謀聖者。五德之用。是也。貌恭而溫。下水之潤下也。言從而文明。火之炎上也。視明而曲直。木之曲直也。聽聰而從變。金之從革也。思睿而勤勞。土之稼穡也。朱子曰。此盡性踐形之事。○或曰。貌言視聽。非思不正。論語四勿不言思。何也。真氏曰。勿云者。思也。曷音文。聽音模。

述曰。論語云。言不順則事不成。蓋無以治事也。漢志引此經而釋之云。從順也。定八年左傳於春秋從祀者。釋爲順祀。其例也。書疏引鄭云。我是而彼從。今以順爲義。是從者我順也。上下經文。五德一例也。而鄭義亦在其中矣。又治。

釋詁文。漢志作艾。釋言云。哲。智也。詩序云。小旻。大夫刺幽王也。毛傳云。人有通聖者。有不能者。亦有明哲者。又云。艾。治也。鄭箋云。靡無止禮。臆。瀆也。箋引此經。哲作哲。書疏云。鄭本作哲。讀爲哲。蓋鄭箋引書。從今文以叶詩文。此書注則從古文也。亦鄭注禮用韓詩。而箋詩表毛之例也。史記云。從作治。明作智。蓋今文作哲。史記訓智也。周官六德。亦知聖分言也。知與智通。易大有象傳云。明辨哲也。中庸以明辨爲智之事焉。睿大傳作容。春秋繁露引此經而釋之云。容者言無不容。漢志釋之云。容寬也。說苑稱尹文對齊宣王云。大道容衆。大德容下。聖人寡爲而天下理矣。書曰。容作聖。鄭大傳注云。容當爲睿。鄭以思之義。非惟容焉已。

也。釋文引馬云。睿通也。馬鄭從古文也。說文。睿古文叡。謂深明也。通也。蓋深明則通乎微矣。書疏引王與說文略同。中庸言睿知。又言聖知達天德。蓋無不通也。詩信南山云。益之以霖霖。既優既渥。詩終南云。顏如渥丹。蓋貌澤水也。內經云。心主舌。詩抑云。莫捫朕舌。言不可逝矣。言者心之聲。心火也。君子鸞言。小人蜚語。火在南方。有飛鳥之象焉。蓋言揚火也。蜚與飛通。木之性遠散。肝木也。內經云。肝主目。蓋視散木也。凡聽者必斂容受之。內經云。秋氣之應。養收之道。蓋聽收金也。土王四時而斂通之。脾土也。內經云。脾在志爲思。蓋思通土也。此五事之敘。皆與經五行之敘同。蔡義於上下經文。皆相貫也。禮自合疏引異義云。今文

尙書歐陽說。肝木也。心火也。脾土也。肺金也。腎水也。古尙書說。脾木也。肺火也。心土也。肝金也。腎水也。鄭不從古尙書說。而從歐陽說。謂今醫病則有瘳也。若反其術。不死爲劇。鄭駁是也。白虎通與歐陽說同。詩小宛云。溫溫恭人。蓋其溫恭而謙下也。易繫辭傳於勞謙云。語以其功下人者也。德言盛。禮言恭。謙也者。致恭以存其位者也。故彖傳曰。地道變盈而流謙。此水之象也。易有文言。離爲文明。此火之象也。中庸云。執柯以伐柯。睨而視之。蓋曲視之明也。視與眡通。攷工記云。置槩以縣。眡以景。蓋直視之明也。易說卦云。巽爲木。爲繩直。爲多白眼。此木之象也。左傳於臣之諫君而稱不聽者。蓋不從其言而變也。然則聽者從而變。

也。青蠅之詩。所以憂聽讒之變也。金從火而變。此金之象也。無逸云。勤勞稼穡。蓋耕者不動其土。則不生。思者不動其中。則亦不生。此土之象也。此從蔡義而推之者也。漢志稱五行傳云。貌屬木。言屬金。視屬火。聽屬水。思屬土。五行傳者。伏生大傳之說也。易說卦云。震東方也。震動也。論語云。動容貌。則貌木也。易云。兌正秋也。兌說也。兌爲口舌。故兌從言爲說。則言金也。易云。離也者。明也。萬物皆相見。南方之卦也。離爲目。於是乎相見。則視火也。易云。坎者水也。正北方之卦也。勞卦也。萬物之所歸也。坎爲耳。故勞於聽。而謀者歸之。則聽水也。易云。艮萬物之所成終。而所成始也。艮止也。言得坤之土而止焉。思其終始。止其所也。故艮

之象曰。君子以思不出其位。則思土也。此五事之敘。不皆與經五行之敘同。伏羲於上下經文。不皆相貫也。然而伏羲通於易者。何也。經言鯀墮洪水。則水之行失爾。而又言汨陳其五行。以此見五行一氣。實相資焉。易與洪範各重其一端言之。是以同歸而殊塗。故曰。夫言豈一端而已。夫各有所當也。是故貌水而通乎木。易云。坎爲水。爲血卦。內經云。心生血。心之合脈也。其榮色也。貌者英華之發外也。水生木也。言火而通乎金。夫心火也。肺金也。易云。二人同心。其利斷金。同心之言。其臭如蘭。臭者肺金之氣也。同心之言。其言亦斷金。所謂同聲相應。同氣相求者也。火克金也。視木而通乎火。易云。明兩作離。兩目之火明也。凡火衰。

者視不明。木生火也。聽金而通乎水。夫腎水也。內經云。腎主耳。凡水衰者聽不聰。金生水也。土無不通。故釋思之義皆同也。或曰。內經以治病爾。不可以釋經也。非也。易云。一陰一陽之謂道。蓋道在三才。有是理。斯有是氣。有是氣。斯有是形。禮運云。人者五行之秀氣也。五行之行於人。猶其行於天也。故觀於內經。而五行之氣可知矣。彼亦各重其一端言之也。鄭駁異義。固以治病爲言也。絲今攷之。蔡義其有開之者乎。漢志稱劉向者。以恆兩言春秋大水。當貌不恭之罰。是貌水矣。論衡云。鴻範五行。言火同氣。諺曰。衆口鑠金。是言火矣。然則視之爲木。聽之爲金。亦躍如也。此蔡義之所繇也。孟子云。形色天性也。惟聖人然後可以踐

形。蓋五事者形色也。曲禮云。儼若思。則思亦有其形色也。五事之德。詩所謂有物有則也。天性也。五德之用。則可以踐形矣。漢志云。肅敬也。內曰恭。外曰敬。其言內外者。非也。經言貌曰恭。蓋恭者敬自內而形於外者也。書疏引鄭云。君貌恭則臣禮肅。其人哲謀聖。亦自臣言。蓋鄭以興作言之。於義未融也。五行傳皆自君言是也。周子云。洪範思曰睿。睿作聖。無思本也。思通用也。幾動於彼。誠動於此。無思而無不通。爲聖人。不思則不能通微。不睿則不能無不通。是則無不通。生於通微。通微生於思。故思者聖功之本。而吉凶之幾也。

三八政。一曰食。二曰貨。三曰祀。四曰司空。五曰司徒。六曰司寇。

七日賓。八日師。

政以足食爲先。周官九職所以首言三農生九穀也。貨者通其有無。九職所以又言百工飭化八材。商賈阜通貨賄也。祀者祀禮。自天子郊社。至於民之祀先。蔡氏謂所以報本也。左傳曰。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。故祀次於食貨也。食貨而祀。政雖未備。民與神則無憾矣。猶孟子所謂王道之始也。鄭氏謂司空掌居民之官。司徒掌教民之官。是也。王制言司空之政曰。食節事時。民咸安其居。樂事勸功。尊君親上。然後興學。故司徒次於司空也。司寇掌明刑之官。刑其不帥教者。猶皋陶次於司徒也。三者皆舉其官。明其餘皆有官也。賓者賓禮。王之賓。若周官以賓禮親邦國。

諸侯之賓。若儀禮聘賓。民之賓。若王制七教以賓客終也。蓋前政不舉。則遠人不賓。又賓者禮教之盡。故次於此也。師者軍政也。所以定中國而威四夷也。自堯典以來。蠻夷猾夏。寇賊姦宄。皋陶爲士。大刑用甲兵。禹貢綏服。二百里奮武衛。逮乎周官。司馬征伐。皆此意也。無兵則諸政必亂。故師者所以成諸政之終也。始於足食。終於足兵。八者皆王政之要也。凡五行之用。八政以興。食者五味。貨者五材。祀者四時。堯典言禹作司空。而曰汝平水土。司徒地官。教以爲養。土也。司寇秋官。義以爲刑。金也。賓禮。火也。師。兵。金也。左傳曰。天生五材。民竝用之。廢一不可。誰能去兵。樂音落帥

音率去
上聲

述曰。引九職者。周官大宰文。先鄭注云。八材。珠曰切。象曰瑳。玉曰琢。石曰磨。木曰刻。金曰鑊。革曰剝。羽曰析。賈疏云。竝爾雅文。惟骨曰切。司農作珠。蓋疏參異文也。切之爲言。於骨宜矣。漢書食貨志言布帛。言金刀。言龜貝。凡此之類。皆所以通其有無也。引成民者。桓六年左傳文。禮郊特牲云。萬物本乎天。人本乎祖。此所以配上帝也。郊之祭也。大報本反始也。蓋凡祀皆其義也。而郊則大焉。曲禮云。天子之五官曰。司徒。司馬。司空。司士。司寇。典司五衆。鄭注以爲殷制也。禮王制云。司空執度。度地居民。山川沮澤。時四時。量地遠近。興事任力。又云。地邑民居。必參相得也。蓋水利田功。皆於居民得之矣。冬官司空。周官雖闕。可於王制求。

之也。書疏引馬云。咎單爲湯司空。則司空殷制也。周官大司徒云。使帥其屬而掌邦教。蓋憂其逸居無教也。大司徒云。辨十有二壤之物。而知其種。以教稼穡樹藝。蓋教以爲養也。邦教人倫。非有所養。亦不行也。孟子云。中也養不中。教亦養也。易云。坤也者地也。萬物皆致養焉。此司徒所以爲地官也。鄭義見書疏。又鄭云。司寇掌詰盜賊之官。鄭專以盜賊言。未盡其政也。周官大司寇云。以佐王刑邦國。詰四方。蓋以明刑也。鄭於三官之外。亦皆以官言。如言賓掌諸侯朝覲之官。若大行人是也。今攷賓等五者。雖皆有官。而以賓等五者爲官名。不可也。周官大宗伯云。以賓禮親邦國。春見曰朝。夏見曰宗。秋見曰覲。冬見曰遇。儀禮聘禮

云。公皮弁迎賓于大門之內。王制云。七教。父子。兄弟。夫婦。君臣。長幼。朋友。賓客。蓋以賓客終也。鄭專以朝覲言。亦未盡其政也。書疏云。八政以緩急爲次。三官事多。若以一字爲名。則不盡。絲疏言之。師豈其緩乎。於司徒曰教。於司寇曰刑。亦何不盡者。蓋惟司空窮於立文。又不可獨言司空。故三者變文以見義爾。蔡傳云。兵非聖人之得已。故居末也。蔡於義未融也。其失成終之義乎。論語云。足食足兵。民信之矣。蓋王者治兵。則中國諸侯有不賓服者。若荒土不治。若棄教亂刑。若孟子言葛伯不祀而仇餉者。皆必征之。宣十五年左傳。伯宗言狄之五罪。而曰。不祀一也。此湯之所以征葛伯也。襄四年左傳。魏絳言和戎之五利。而曰。戎

狄荐居。貴貨易土。土可賈焉。一也。言貨也。土者司空之利也。曰邊鄙不聳。民狎其野。穡人成功。二也。言食也。曰戎狄事晉。四鄰震動。諸侯威懷。三也。言賓也。曰以德綏戎。師徒不勤。甲兵不頓。四也。言師也。此五利之四也。如是。則司徒之教。司寇之刑。諸戎安有敢亂之者乎。非魏絳之能治兵。而諸戎能請和。如是乎。襄三年左傳云。晉侯之弟揚干。亂行於曲梁。魏絳戮其僕。明能治兵也。易土者。輕其土也。晉語所謂與之貨而獲其土也。苟無兵。則將與之貨。且與之土。而猶無厭矣。故曰。諸政必亂也。地官。秋官。周官之制。蓋亦監於殷代爾。引去兵者。襄二十七年左傳文。蓋宋子罕言弭兵之非也。

四五紀。一曰歲。二曰月。三曰日。四曰星辰。五曰麻數。

堯典曰。麻象日月星辰。又曰。以閏月定四時成歲。今言麻數於後者。以歲月日星辰。不惟言麻數。下文亦言庶徵。故別之也。言麻數不言庶徵。則不足以知天人之應矣。蓋歲者播五行於四時也。月者坎象水也。而晦朔分焉。日者離象火也。而昏旦候焉。星者經星緯星。辰者日月所會十二次。皆布四方而配五行者也。麻數者所以紀歲月日星辰也。

述曰。五紀所言者。詳堯典篇。釋天有歲陽歲名。月陽月名。皆所以紀也。易說卦云。坎爲月。離爲日。言其象也。蔡傳云。麻數者。占步之灋。蔡於文未適也。史記天官書。漢書天文

志。此占之濼也。言庶徵也。麻書麻志。此步之濼也。言麻數也。書疏引鄭云。星五星也。蓋鄭亦以緯星言矣。

五皇極。皇建其有極。斂時五福。用敷錫厥庶民。惟時厥庶民于汝極。錫汝保極。

皇君也。極中也。建立也有極者。猶易有大極也。蔡氏謂極猶北極之極。中立而四方所則焉者也。人君盡人倫之至。而無過不及之差。則極建矣。斂。聚。錫。與也。保。極。鄭氏謂守中也。言君立其有中。之極。極者。福之聚也。則聚是五福矣。用布是福。與其庶民。惟是其庶民於汝君之中。與汝守中。蔡氏謂君民相與是也。蓋五行之氣。五常之性。蘊焉。皆天地之中也。左傳曰。民受天地之中以生。此三才之極。易所

謂三極也。洪範所以本原於帝者也。君與民同其極。皇極皆民極也。故詩曰。立我烝民。莫匪爾極。君立三才之極。民於是乎守中焉。皇極之福。皆民福也。故詩曰。卜爾百福。又曰。永錫爾極。大音太。差初牙反。

述曰。皇君。釋詁文。詩皇矣。毛傳云。皇大也。偽傳云。大建其有中。今攷下文云。時人斯其惟皇之極。豈可謂惟大之中乎。此朱子所爲辨其非也。斂。聚。釋詁文。釋詁云。錫予也。與猶予也。引左傳者。成十三年文。引詩者。思文及楚茨文。福古音逼。與極韻也。鄭楚茨箋云。卜。予也。毛讀立不破字。毛思文傳云。極中也。大學云。在明明德。在新民。在止於至善。又云。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。蓋極者。至善之則也。中庸

云。中庸其至矣乎。釋詁云。極。至也。此極之所以爲中也。釋
天於星名云。北極謂之北辰。蓋北極者星名也。郭注云。北
極天之中。以正四時。詩殷武云。商邑翼翼。四方之極。周官
大宰云。惟王建國。辨方正位。體國經野。設官分職。以爲民
極。蓋四方之民。皆所則焉。說文云。極。棟也。棟在室中者也。
漢志云。傳曰。皇之不極。是謂不建。皇君也。極。中。建。立也。易
繫辭傳云。易有大極。又云。三極之道也。蓋以三才言之。天
地合德而生人。天之大極。人之皇極也。大極貫乎八卦。故
皇極貫乎九疇。易有大極。故洪範皇建。其有極也。周子大
極圖說云。無極而大極。朱子以詩言無聲無臭者申之。蓋
周子之意如斯也。然於文未適也。夫曰無聲無臭。言所無

者聲臭可也。曰無極。言所無者極不可也。老子云。萬物生於有。有生於無。又云。常德不忒。復歸於無極。然則周子之意。大異於老子。而其說則嫌也。故二程子未有稱其說者。朱氏彝尊謂道士陳搏嘗石刊無極圖於華山。此圖本魏伯陽周易參同契之說。蓋道家所謂取坎填離者也。宋南渡。故朱子不得見之。爾。繇是言之。則大極圖亦嫌也。且既曰無極。安有圖乎。雖然。舍其圖。擇其無極之言。則其說美矣。嗚呼。經所謂有極者。其義其文。卓然其不易哉。史記集解引馬云。民於汝取中。馬釋于爲取。詩七月毛傳義也。今不從者。論語云。民之於仁也。猶於也。其義著焉。鄭義見史記集解。詩崧高箋云。保守也。惟時厥庶。民於汝極。錫汝

保極以一句讀也。其曰于汝極者。可微讀之爾。

凡厥庶民無有淫朋。人無有比德。惟皇作極。

比毗
志反

淫朋蔡氏謂邪黨也。人者下文所謂又用之俊民。蔡氏以人爲有位者是也。詩曰宜民宜人。比德者朋比惡德也。論語曰小人比而不周。此承上文而申言之。蓋庶民之又用者爲人。庶民無有邪黨。此保極也。則人無有朋惡。亦保極也。惟君爲之極爾。

述曰。引詩者假樂文。毛傳云。宜安民。宜官人。今經言庶民與人者。蔡傳平言之。於文未適也。朋比。詳洛誥疏。

凡厥庶民。有猷。有爲。有守。汝則念之。不協于極。不罹于咎。皇則受之。而康而色。曰。予攸好德。汝則錫之福。時人斯其惟皇之極。

羅音離好
呼報反

蔡氏謂此言庶民也。念之者不忘之也。帝念哉之念是也。羅史記作離麗也。咎惡也。不合於中。不麗於惡。蔡氏謂此中人也。受之者不拒之也。歸斯受之之受是也。而汝也。康安也。詩曰。載色載笑。匪怒伊教。此色之安和也。蓋凡其庶民。有謀猷。有作爲。有操守。汝則念之。此文所謂又用俊民也。其富可知也。富者福也。庶民之中人。汝爲君則受之。汝安汝色。謂曰。我所好者德。蓋欲其攸好德以慰予。自无咎而得中。庶幾成俊民也。此文所謂是彝是訓也。攸好德者。福也。是念之受之。汝則皆與之福矣。於庶民念之而能官人。於庶民受之而亦能官人。故曰。是人此其惟君之

極。皆所謂于汝保極也。

述曰。易彖傳云。離麗也。廣雅云。咎。惡也。易繫辭傳云。无咎者。善補過也。孟子云。歸斯受之而已矣。謂教之也。中庸云。抑而強與。注云。而之言。汝也。康史記訓安。引詩者。泮水文。詩瞻卬。毛傳云。富福也。今攷禮郊特牲云。富也者。福也。蓋毛與禮同。蔡傳云。見於外而有安和之色。發於中而有好德之言。汝於是則錫之以福。蔡之釋而猶論語而今而後之例也。故以康色之言屬諸其人也。非也。論語云。論篤是與。君子者乎。色莊者乎。或曰。釋詁云。濂。虛也。康與濂通。詩賓之初筵云。酌彼康酌。鄭箋云。康。空也。空。猶虛也。易咸象云。君子以虛受人。其謂此歟。非也。易言受者。受教也。則取

乎虛。今言受者受而教之也。奚取此乎。或曰。此總承之文也。念之受之。君皆以康色之言而錫之福也。亦非也。夫大
學言休休有容者。則其言色之虛也。於念之是矣。而於受
之非也。若其言色之安也。以受之者。或不安其色。而特言
之爾。念之者。無不安其色。又奚待言邪。

無虐斃獨而畏高明。

斃岐
扁反

無古通毋。斃孤也。蔡氏謂斃獨。庶民之至微者也。高明有
位之尊顯者也。各指其甚者而言。是也。毋畏者。馬氏謂不
枉灑畏之也。蓋毋虐斃獨。則窮民且蒙福。而錫福於庶民
者至矣。毋畏高明。則惡人不蒙福。而錫福於善人者至矣。
蔡氏以爲此結上文而起下文。是也。

述曰。無虐癸獨。史記作毋侮鰥寡。釋文云。馬本作亡侮。蓋文雖異。而義不異也。詩杖杜云。獨行畏畏。言無兄弟也。釋文云。鰥亦作癸。詩正月云。哀此惻獨。釋文云。惻亦作癸。王逸楚辭注云。癸。孤也。孟子云。老而無子曰獨。釋文引徐云。畏。鄭音威。蓋古通也。鄭以爲高明則威之。然於無之爲文。義不貫也。揚雄解嘲云。高明之家。鬼瞰其室。謂有位之尊顯者也。馬義見史記集解。詩烝民云。不侮矜寡。不畏彊禦。其義也。矜。古通鰥。

人之有能有爲。使羞其行。而邦其昌。凡厥正人。既富方穀。汝弗能。使有好于而家。時人斯其辜。于其無好。汝雖錫之福。其作汝

用咎。

行如字
辜音孤

蔡氏謂此言有位之人是也。詩曰：哀哉爲猶。又曰：爲猶不遠。蓋人不能有猷，則不能有爲也。猶，古通猷。孟子曰：人有不爲也，而後可以有爲。蓋人不能有守，則不能有爲也。經獨言有爲者，舉一而統主也。羞，進也。上文言庶民而念之者，則遂爲有位之人矣。今言人之果有能於有爲者，使進其行，則汝國其昌。蓋此言俊民，明其若考績而陟之，是使其行之有爲者益進也。此文所謂俊民用章也。正人者，以人不正而正之也。論語曰：如正人何。富，謂祿之也。周官曰：祿以馭其富，穀善也。蔡氏謂富之而後責其善也。有好者，蒙上文子攸好德而言，謂君好之也。自君言之，則言子攸好德，自告君言之，則言好于而家，其義一也。蓋曰有好

于而則猶一己之好爾。曰有好于而家。則以邦家故好之。此下文所謂無有作好也。上文言庶民而受之者。則或遂爲有位之人矣。今言凡其以人不正而正之者。旣富之。方乃善焉。善則汝王家有攸好之矣。是汝能富之使然也。汝弗能富之。使有攸好于汝王家。是人此其辜罪。言不善也。蔡氏謂此言中人。是也。蓋君不可貧其人而責其善。若北門詩人。雖貧而念王事。尤不可以責中人也。無好者惡人當惡之。是無攸好也。福者富也。言于其無攸好者。汝雖與之富。其爲汝不用德而用惡矣。蓋此言惡人。明其與中人不罹于咎者不同。則當惡之。此下文所謂無有作惡也。論語曰。惟仁者能好人。能惡人。今能於不可富者而惡之。乃

能於可富者而好之。亦大學絜矩言好必言惡之義也。人惡

用惡之惡如字
其餘皆鳥路反

述曰。引詩者小旻及板文。蔡傳云。有能有才智者。蓋與有
爲平言之。於文未適也。潛夫論引書曰。人之有能。其句讀
非也。論語云。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。其例也。羞進釋
詁文。蔡傳云。正人者在官之人。如康誥所謂惟厥正人者。
絲。蔡言之。經何不言正人之有能有爲乎。此言人待于正
者爾。蓋中人也。僞傳云。凡其正直之人。旣以祿富之。又當
善接之。如不能使正人有好於國家。則是人斯其詐取。歸
而去。蓋傳以方有竝義。故釋爲又也。詩黃鳥云。此邦之人。
不我肯穀。毛傳云。穀善也。詩鹿鳴云。人之好我。示我周行。

鄭箋云。好猶善也。皆僞傳之所據也。絲今攷之。上下經文。於義未融也。以詐而去。於經病係文也。蔡傳云。與祿不繼。衣食不給。不能使其和好于而家。則是人將陷於罪矣。蔡之釋好。猶僞傳也。引周官考大宰文。詩小宛云。教誨爾子。式穀似之。鄭箋云。穀善也。詩北門云。終實且貧。又云。王事適我。蓋雖貧而念王事也。今本于其無好下有德字。非也。當從古本。史記云。于其毋好。蓋無作毋。無德字。毋好者戒君好之也。史記集解引鄭云。無好于汝家之人。雖錫之以爵祿。其動作爲汝用惡。謂爲天子結怨于民。蓋鄭本亦無德字也。今攷于經。行古音杭。讀如詩示我周行之行。與昌韻也。家古音姑。讀如詩宜其室家之家。與寧韻也。好卽無

有作好之好。與咎韻也。此德字。唐石經因僞傳而妄加之。爾。僞傳云。於其無好德之人。此傳加德字焉。而言無好者。不自君言之也。書疏云。無好對有好。有好謂有善也。傳記言好德者多矣。故傳以好德言之。絲疏言之。梅本經文。亦無德字。故釋文於此不言。鄭本之異也。蓋經言有好無好。而不言德者。蒙上省文。宜一例也。鄭讀曰。于其無好汝。從汝絕句。釋作曰動作。於文未適也。

無偏無頗。遵王之義。無有作好。遵王之道。無有作惡。遵王之路。無偏無黨。王道蕩蕩。無黨無偏。王道平平。無反無側。王道正直。會其有極。歸其有極。曰。皇極之敷言。是彝是訓。于帝其訓。凡厥庶民。極之敷言。是訓是行。以近天子之光。曰。天子作民父母。以

爲天下王。頗平聲義古音義惡烏路反平平婢絲反

無偏者中也。無頗者平也。中則好惡平矣。承上文子攸好德而言。于其有好則好之。無有自爲之好也。于其無好則惡之。無有自爲之惡也。黨鄭氏謂朋黨也。無黨者上文所謂無朋比也。好惡無偏則無黨矣。無黨者皆以無偏也。反正反也。詩曰。無俾正反。側不正也。無黨則無正反。亦無將反而不正矣。王者皇也。頗與義韻。義古音義。中庸曰。義者宜也。又曰。而道自道也。孟子曰。夫義路也。惟君子能由是路。義以所宜者言。道以所自行者言。路以所共由者言。皆互文也。蔡氏謂皇極之所行是也。蕩蕩者坦也。論語曰。君子坦蕩蕩。平平者平也。正直者所以中也。亦互文也。王道

者義路之所行也。蔡氏謂遵義遵道。道路會其極也。蕩蕩
平平。正直歸其極也。會者合而來。歸者來而至。是也。自此
而上。所謂皇極之敷言也。蔡氏謂蓋詩之體。所以使人吟
詠而得其性情者也。曰者箕子述明之言也。敷言者敷陳
其言。若詩之賦也。彝者上文所謂彝倫也。蓋本原于帝者。
以是彝倫。爲是訓言。則于帝其訓之矣。此若詩稱帝謂也。
極之敷言。不言皇極者。以極訓民。皇極皆民極也。言凡其
庶民於極之敷言。既聞是訓。能由是行。則以近天子之光
矣。卽上文言庶民而爲有位之人也。易曰。觀國之光。利用
賓于王。詩曰。既見君子。爲龍爲光。曰者庶民相慶之言也。
大學曰。詩云。樂只君子。民之父母。民之所好好之。民之所

惡惡之。此之謂民之父母。

述曰。無者有無之無也。史記皆作毋。惟毋故無。蓋戒之則無矣。亦相因也。易象以二五爲中者。無偏也。頗。今本作陂。釋文云。陂音秘。此宋開寶中校定釋文。非陸氏在唐初已然也。易泰九三云。无平不陂。新唐志言開元十四年。詔改頗爲陂。蓋以聲不協。遂因易文改之也。此不知義古音莪。而妄改以協之爾。漢石經作頗。呂氏春秋所引與石經同。王氏應麟云。宋宣和六年。詔復爲頗。是也。周官肆師注云。故書儀爲義。今攷於詩。儀皆音莪。若詩菁菁者莪。在彼中阿。旣見君子。樂且有儀。則義之古音可知也。義與誼通。宜亦音莪。若詩景員維河。殷受命咸宜。百祿是何。其例也。荀

子引此經言好惡者而釋之云。此言以公義勝私欲也。引反義者詩民勞文。說文云。反。覆也。詩何人斯云。以極反側。毛傳云。反側。不正直也。詩采芣毛傳云。平平。辯治也。蓋辯治之。則平矣。易坤文言云。直其正也。言六二之中也。史記張釋之馮唐列傳。引作王道便便。猶韓詩平平亦作便便也。易履九二云。履道坦坦。亦蕩蕩之義也。釋訪會合義同。春秋言會。蓋合而來也。春秋言來歸。蓋來而至也。鄭義見史記集解。又鄭云。會其有極。謂君也。當會聚有中之人以爲臣也。歸其有極。謂臣也。當就有中之君而事之。今不出之者。於義未融也。史記云。王極之敷言。史記惟此不作皇極。大傳皆作王極。殆傳史記者誤爾。史記集解引馬云。王

者當盡極行之。使臣下布陳其言。馬於經病添文也。周官
大師教六詩。曰風。曰賦。曰比。曰興。曰雅。曰頌。蓋賦者敷也。
敷。古通賦。皋陶謨云。敷納以言。左傳引作賦。納以言。其義
也。詩皇矣云。帝謂文王。其推帝命之言者乎。史記云。于帝
其順。又云。是順是行。皆不作訓。惟是彝是訓。史記不作順。
蓋異文也。史記集解引王釋訓爲順。僞傳同。以敷言求之。
於文未洽也。蔡傳云。言民而不言人者。舉小以見大也。非
也。人者。俊民也。言民而人在其中矣。引易者。觀六四文。引
龍光者。詩蓼蕭文。大學引詩者。南山有臺文。大傳云。聖人
在上。其君不誦無用之言。其工不作無用之器。其商不通
無用之物。聖人者。民之父母也。母能生之。能食之。父能教

之能誨之。聖王曲備之者也。故書曰。作民父母。以爲天下王。此之謂也。呂氏春秋云。王也者。天下之往也。說文云。王。天下所歸往也。三畫連其中。三者。天地人。參通之者。王。董子云。孔子曰。一貫三爲王。其義也。

六。三德。一曰正直。二曰剛克。三曰柔克。平康。正直。彊弗友。剛克。變友。柔克。沈潛。剛克。高明。柔克。變息協反

正直者。所謂王道正直也。此皇極之中德也。克勝也。剛者。陽之健。柔者陰之順。皆五行之用也。或以剛勝之。或以柔勝之。此以中德而權其宜。又用之爲教治者也。卽皇極之訓也。康。安也。康誥曰。用康乃心。願乃德。深衣之禮曰。以道其正。又曰。以安志而平心也。蓋德性平康。所謂無反無側。

者。故又用正直。而無事於克也。友。親也。剛彊弗親者。剛而無虐。剛而塞。彊而義。則剛克矣。變。和也。柔和可親者。寬。柔。栗。愿。而恭。則柔克矣。沈。潛者。沈深潛藏。此柔不遽進也。蔡氏謂不及中者是也。柔而立。擾而毅。則剛克矣。高明者。高峻明爽。此剛無餘蓄也。蔡氏謂過乎中者是也。亂而敬。直而溫。簡而廉。簡而無傲。則柔克矣。高明者。治事之才。故以亂言也。蓋人之性盡於九德。洪範三德。通乎堯典。皋陶謨而約焉者也。人之性未中而偏者。有以克之。則剛柔於是乎能正直。九德皆三德之用也。蔡氏謂彊弗友。剛克。以剛克剛也。變友。柔克。以柔克柔也。沈潛。剛克。以剛克柔也。高明。柔克。以柔克剛也。正直之用一。而剛柔之用四。是也。王

者又用中德而克之。其能自克而有攸好德焉。所謂汝則錫之福也。下文所以言惟辟作福也。王者又用中德而克之。其不能自克而無攸好德焉。所謂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也。下文所以言惟辟作威也。詩曰。不剛不柔。敷政優優。

述曰。克勝。釋詁文。論語云。克己復禮爲仁。蓋克己私而復乎禮之中也。釋言云。克能也。勝之所以爲能也。易繫辭傳云。乾陽物也。坤陰物也。陰陽合德。而剛柔有體。雜卦云。乾剛。坤柔。說卦云。乾健也。坤順也。故乾九五則剛中。坤六二則柔中焉。康安。釋詁文。平康。以德性言。非下文所謂家用平康也。襄七年左傳云。詩曰。好是正直。正直爲正。正曲爲

直。蓋所以爲中也。廣雅云。友親也。今攷釋訓云。善兄弟爲友。言兄弟也。詩闕雖云。琴瑟友之。言夫婦也。中庸云。朋友之交也。言朋友也。大誥云。我友邦君。酒誥云。大史友。內史友。言君臣也。詩伐木云。相彼鳥矣。猶求友聲。吉日云。或羣或友。雖禽獸亦以友言也。變和。釋詁文。史記變作內。與納通。春秋書納者。非和。不納之也。潛史記作漸。蓋古通也。左傳所引同。易漸彖傳云。漸之進也。又云。止而巽。動不窮也。蓋潛者所以爲漸之進也。非必退也。蔡傳以爲潛退。於義未悉也。易乾文言云。潛龍勿用。陽氣潛藏。又云。進退無恆。此剛克之中也。無以克之。若說卦所謂巽爲進退。爲不果者。沈潛之失也。左傳杜注云。高明猶亢爽也。今攷高者高。

峻卓然萬物之上。若論語所謂危言危行。孟子所謂尚志也。非必亢也。無以克之。則亢矣。易謙象傳云。卑以自牧也。此柔克之中也。蓄與畜通。易大畜彖傳云。大畜剛健篤實輝光。日新其德。剛上而尚賢。能止健。大正也。九德詳皋陶謨篇。堯典言樂德者。不既開其先乎。今言簡而廉。非申之以簡而無傲。無以見高明之實也。蓋高明者爲高簡。爲簡明。而其失則傲焉。蔡傳云。平康正直。無爲而治。是也。又於彊弗友四者云。蓋習俗之偏氣稟之過者也。又云。剛克柔克者。威福予奪之用也。又云。聖人撫世酬物。因時制宜。三德又用。陽以舒之。陰以斂之。執其兩端。用其中於民。所以納民於皇極者。蓋如此。今攷王制云。凡居民材。必因天地。

寒煖燥溼。廣谷大川。異制。民生其間者。異俗。剛柔輕重。遲速異齊。釋文云。齊。才細反。漢志云。凡民函五常之性。而其剛柔緩急。音聲不同。繫水土之風氣。故謂之風。好惡取舍。動靜亡常。隨君上之情欲。故謂之俗。蓋剛柔者。性之用也。繫乎氣稟。不繫乎習俗。又不繫乎時世也。文五年左傳。宵。羸言陽處父之剛云。商書曰。沈漸剛克。高明柔克。夫子壹之。其不沒乎。天爲剛德。猶不干時。況在人乎。蓋言治其德性也。經云。又用三德。則又用者。三德也。此威福之所繇。非以威福爲又用也。正直者。繇是而有福無威焉。剛克者。繇是而有福有威焉。柔克者。繇是而有福有威焉。如威專於剛。克。將福亦專於柔。克乎。陽剛也。陰柔也。福賞。陽也。威罰。

陰也。繇蔡言之。於義未融也。蓋自馬鄭已失之矣。詩羔裘疏。史記集解書疏。引鄭云。正直。中平之人。克能也。剛而能柔。柔而能剛。寬猛相濟。以成治功。安平之國。使中平守一人治之。不失舊職而已。國有不順。孝敬之行者。則使剛能之人誅治之。其有中和之行者。則使柔能之人治之。差正之。王氏鳴盛謂周官大司寇云。刑平國。用中典。刑亂國。用重典。刑新國。用輕典。約以此經。平康爲平國。正直爲中典。彊弗友爲亂國。剛克爲重典。柔克則輕典也。此申鄭而尤失也。夫所謂克者。以刑言之。何以爲三德也。呂刑云。惟敬五刑。以成三德。此以敬五刑者爲三德。非以刑典爲三德也。釋文。史記集解。引馬云。克勝也。沈陰也。潛伏也。陰伏。

之謀。謂賊臣亂子。非一朝一夕之漸。君親無將。將而誅。高明君子。亦以德懷也。馬以剛克言威。遂以詩潛雖伏矣。易坤文言。莊三十二年公羊傳。而爲之說爾。經言沈潛。不言謀也。宣十二年左傳云。柔服德也。言不以威也。此馬以柔克言福也。僞傳云。世平安。用正直治之。友順也。世彊禦不順。以剛能治之。變和也。世和順。以柔能治之。沈潛謂地。雖柔。亦有剛能出金石。高明謂天。言天爲剛德。亦有柔克。不干四時。喻臣當執剛以正君。君亦當執柔以納臣。傳以天言者。据中庸高明配天。及文五年左傳也。易坤彖傳云。含弘光大。則地非沈潛也。或言世。或言天地。而喻君臣。於文未適也。孫氏云。經言三德。蓋謂君德有中和者。有偏於剛。

柔者必先自治。至於中和，然後可以作福作威。故曰：又用三德。又言自治也。今攷上文云：皇建其有極，則君德之中，和可知也。此言以三德治民，則君之自治，又可知也。皋陶謨於君言迪德，於官人言九德，而君德在九德，明矣。九德官人作福也。所謂天命有德也。反是則天討有罪，作威也。呂刑言穆王之告諸侯云：以成三德，勉其自克也。詩羔裘云：彼其之子，邦之司直。又云：三英粲兮。毛傳云：三英，三德也。蓋毛言三德，自之子言之矣。之子，非君之稱也。如孫氏言，則下文言臣無有作福作威，而臣之當自治者，於經竟無見乎。非洪範彝倫攸敘之義也。引詩者，長發文。

惟辟作福。惟辟作威。惟辟玉食。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。臣之有

作福作威玉食。其害于而家。凶于而國。人用側頗僻。民用僭忒。
辟必亦反僭子
念反忒他得反

辟君也。謂天子君天下也。玉食稱王者。鄭氏謂珍美是也。
蓋若食之在禹貢者焉。非奢而無禮式也。孟子曰。勞心者
食於人。天子一人勞心乎天下。天下答天子一人之勞。則
有玉食焉。易之鼎曰。聖人亨以享上帝。而大亨以養聖賢。
易之需曰。九五。需于酒食。貞吉。亦其意也。臣者內而公卿
大夫。外而諸侯。皆天子之臣也。側頗。卽上文所言者也。僻
偏也。史記作辟。大學曰。詩云。赫赫師尹。民具爾瞻。有國者
不可以不慎。辟則爲天下僂矣。蓋人之僻。繇於臣之僻也。
禮曰。大臣法。小臣廉。忒變也。此承上文而言。惟皇極之君。

於脩德者爲祿富之福。惟皇極之君。於違德者爲罹咎之威。惟皇極之君。以勞心爲福爲威。而享珍美之食。若天子之臣。則無有是矣。蓋臣之福與威。皆受命於皇極之君。當貢天子以玉食也。若臣之僭君有是者。妄作其福。妄作其威。遂妄玉其食。其內必害于汝王家。其外必凶于汝王國。有位之人。以是側頗而僻。庶民以是僭上而變矣。此孟子所謂上無道揆也。下無法守也。必言臣之玉食者。小人威福。志求玉食也。蓋天下當作之政。賞罰盡之矣。福者賞也。威者罰也。皇極之君。必又用三德以主天下當作之政。受天下養焉。君職不可失於臣也。○謹案葉氏疑此經。以爲殷紂雖自專。而臣必有竊其威福者。不然。箕子不應爲此。

言也。全氏因其疑而遂議之。以爲臯陶謨稱天命有德。天討有罪。人君奉天而已。惟辟而曰作福。非天命矣。曰作威。非天討矣。何嘗不害之以凶也。箕子於此未言之也。且惟辟而作威福。卽有竊其威福者。其始也竊而行之。其究也肆而作之。皆繇乎惟辟不知奉天。而以威福爲己作也。然箕子於上文曰。無有作好。卽天命也。無有作惡。卽天討也。其義亦互備焉。後世人君專奉惟辟之三言。而兢兢業業之心絕矣。彼王荆公豐亨豫大之說。固本於周禮。惟王不會者。則惟辟玉食。其有疵也。嗚呼。是何其忘此經爲九疇之六三德乎。作福作威。以又用三德而然也。皇極之爲也。其曰作者。亦經言作內作外之作云爾。此箕子以告武王。

亦以告萬世之君。非爲殷紂言已也。盤庚曰。作福作災。子亦不敢動用非德。災者威之及也。蓋惟辟非作。福作威之凶。而動用非德之凶也。爲其妄作威福。非原於又用三德者也。若盤庚者。非能治其臣。使不敢總貨寶而亂政者哉。盤庚之政。皆當作焉。非所謂用作凶也。宜其爲天下王而玉食矣。

食於之食音嗣亨普
庚反養去聲會音繪

述曰。辟君。釋詁文。史記集解引馬云。辟君也。不言王者。關諸侯也。非也。論語云。天下有道。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。天下無道。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。諸侯者。自君其國爾。皆天子之臣也。可以作福作威。玉食乎。春秋之書。蓋罪諸侯之無王而僭者也。鄭義見史記集解。又鄭於惟辟之三言云。

此凡君抑臣之言也。非也。此君於其臣。以三德治之。豈抑之乎。後世疑此經者。自鄭之失啟之矣。周官玉府云。王齊則共食玉。注云。玉陽精之純者。食之以禦水氣。鄭司農云。王齊則食玉屑。賈疏謂楚語云。玉足以庇蔭嘉穀。使無水旱之災。則寶之。珠足以禦火。則寶之。服氏云。珠水精。則玉火精可知。是也。此食玉也。非玉食也。玉食之玉。猶詩所謂王欲玉女者。蓋擬言之爾。蔡傳云。大夫必害于而家。諸侯必凶于而國。蓋而之爲言。蔡自大夫諸侯言之。以爲戒其臣也。今攷於經。上文而邦而家。皆自武王言之。此當爲戒其君也。箕子所告者。武王也。旣戒爲君者。則爲臣者之戒。不言而可知也。僻漢石經作辟。與史記同。詩板云。民之多。

辟。鄭箋云。民之行多爲邪辟。蓋邪則偏矣。引詩者。節南山文。詩序云。節南山。家父刺幽王也。師尹。幽王之臣也。引禮者。禮運文。法者。灋之省爾。詩瞻卬云。鞠人伎忒。毛傳云。忒。變也。漢書王嘉傳。引此經而釋之云。如此。則害及王者。其國極危。國人傾仄不正。民用僭差。不壹。孫氏云。詩抑。毛傳云。僭。差也。鴟鳩傳云。忒。疑也。疑者。疑貳。不壹之謂也。今不出之者。僭上而變。其戒尤深也。王嘉引此經。先威後福。蓋今文也。漢書楚元王傳。劉向上封事。所引者。同。以義求之。先福後威。古文長矣。此亦經文之有韻者也。福。古音逼。與食韻也。古文於此。隔句而韻焉。葉氏者。適也。宋史有傳。全氏者。祖望也。乾隆時。以博學聞。周禮者。古曰周官而已。漢

志稱魏文侯時有其大司樂之章。蓋古書也。然非周公之書也。文十八年左傳云。先君周公制周禮曰。則以觀德。德以處事。又云。作誓命曰。毀則爲賊。此皆周公之言也。今所謂周禮者。何無其制言乎。大宰以九式均節財用。四曰羞服之式。故司書云。凡上之用財用。必攷于司會。蓋玉食之禮。其式可攷焉。而膳夫云。歲終則會。唯王及后世子之膳。不會。然則謂攷于司會者。何哉。鄭注謂王雖不會。亦當知多少而闕之。蓋未察周禮之自岐也。唐太宗本之。則以誤太子承乾矣。况荆公王安石託周禮以行其奸者乎。今以議周禮者。議洪範之經。若不審其爲箕子所傳。武王所受。孔子所錄。三大聖人所倦倦於君職也者。不亦過歟。

七稽疑。擇建立卜筮人。乃命卜筮。曰雨。曰霽。曰蒙。曰驛。曰克。曰貞。曰悔。凡七卜五。占用二。衍忒。霽子細反。驛音亦。

稽考也。左傳曰。卜以決疑。不疑何卜。蓋卜筮所以考其疑也。建亦立也。此重文。鄭氏謂擇可立者。立爲卜人。筮人。蔡氏謂龜曰卜。著曰筮。著龜無私。卜筮者亦必無私。擇人然後使之卜筮也。不言一曰二曰者。卜兆筮卦所遇無常也。兩者鄭氏謂兆之體氣如雨然也。霽。史記作濟。爾雅曰。濟謂之霽。鄭氏謂兆之光明如雨止也。蒙。史記作霧。蓋兆如蒙陰也。鄭氏謂氣不釋。鬱冥冥也。驛。周官注作圍。蔡氏謂驛者絡驛不屬。鄭氏謂圍者色澤而光明也。克者蔡氏謂交錯相勝也。此五者占卜之用。所謂卜五占用也。史記作

占之用。鄭氏從用絕句焉。蔡氏謂兩兆爲水。霽兆爲火。蒙兆爲木。驛兆爲金。克兆爲土。是也。內卦曰貞。易曰貞者事之幹也。貞其幹於內者也。外卦曰悔。易曰吉凶悔吝者生乎動者也。无咎者善補過也。震无咎者存乎悔。蓋雖凶吝而可爲吉者。悔也。悔其動於外者也。蔡氏謂左傳。蠱之貞。風其悔山。是也。遇卦曰貞亦內也。之卦曰悔亦外也。蔡氏謂國語。貞屯悔豫。皆八是也。此二者推筮之變。所謂二衍忒也。衍推忒變也。蓋五行生成之數。於筮推其變。易所謂大衍之數也。五之與二。故曰凡七。卜五。惟言占用者。卜兆之體不變。異乎筮卦之數以變也。不言筮二占用者。從可知也。

述曰。詩文王有聲云。考卜維王。毛傳云。考。猶稽也。今轉注之。盤庚所謂卜稽也。易繫辭傳云。以斷天下之疑。考而斷之也。引左傳者。桓十一年文。曲禮云。龜爲卜。筮爲筮。筮者。著也。左傳哀十七年。言衛侯之卜。襄九年。言穆姜之筮。其卜筮者。以凶爲吉。皆不以實告也。是其私也。鄭擇建義見書疏。引爾雅者。釋天文。說文云。霽。雨止也。周官大卜。鄭注云。洪範所謂曰雨。曰濟。曰圍。曰蠱。曰尅。此霽作濟。驛作圍。蒙作蠱。尅作尅。曰圍。在曰蠱之上。與史記先圍後霧者同。蓋鄭大卜注引書今文也。大卜疏引鄭云。曰雨者。兆之體。氣如雨氣然。曰濟者。兆之光明如雨止。曰蠱者。氣不澤鬱冥也。曰圍者。色澤者。曰尅者。氣色相犯入。此曰蠱在曰圍。

之上。與今本先蒙後驛者同。蓋鄭注書從古文也。以經之五行次之。則古文之次是也。書疏引鄭云。卜五占用。謂雨霽蒙驛克也。此於經文及其次。皆與今本同。占用無之字。書疏引鄭云。霽如雨止者。雲在上也。霽不作濟。僞傳云。蒙陰闇。又云。氣落驛不連屬。蒙不作霽。驛不作團。書疏云。曰。霽。兆氣蒙闇也。曰團。兆氣落驛不連屬也。又云。霽聲近蒙。鄭以團爲明。言色澤光明也。霽者。氣澤鬱鬱冥冥也。此霽不作蒙。又不作姦。團不作驛。其言落驛者。訓團之義也。引鄭則先團後霽也。驛史記作涕。忒作賁。索隱云。涕。尚書作團。史記集解引鄭云。卜五占之用。謂雨。濟團。務克也。二衍賁。謂貞悔也。兆卦之名。凡七。龜用五。易用二。審此道者。乃

立之也。兩者兆之體氣如雨然也。濟者如雨止之雲氣在上者也。圍者色澤而光明也。霧者氣不釋鬱冥冥也。克者如祲氣之色相犯也。內卦曰貞。貞正也。外卦曰悔。悔之言晦也。晦猶終也。卦象多變。故言衍賁也。此引鄭惟圍不作涕。其餘則於經文及其次皆與史記同。蓋諸疏引鄭者於經之異同。既不一矣。注文多寡。其不一又甚焉。大卜疏引鄭釋蠱。謂氣不澤鬱冥也者。或曰。蓋若詩雲。漢所謂旱既大甚。蘊隆蟲蟲也。言兆有蠱象也。蠱者。木之孽也。釋訓云。燻燻薰也。凡物熱蘊盛者。則薰而爲蠱矣。書疏引作氣澤。其鬱冥皆重文。集解引澤作釋。惟冥重文。又大卜疏引圍者。色澤者。惟五字而已。段氏。江氏。謂此經之文。衛包改之。

此經之次。亂於梅本。非也。蓋鄭注之文。今不悉見。或引者易之。或譌焉。或鄭言某爲某。而引者刪之。未可知也。一月之日。終於晦。鄭以晦爲晦。非也。詩載驅云。齊子豈弟。鄭箋云。弟。古文尙書以弟爲團。團明也。詩疏引古文作悌。史記作涕。蓋悌之譌也。索隱云。涕泣相連之狀。非也。說文云。團。同行也。商書曰。曰團。團升雲。半有半無。讀若驛。蓋半有半無者。亦絡驛不屬也。絡與落通。莊子言落馬首。漢志言經落。是也。驛與繹通。詩常武云。徐方繹駘。箋云。繹當作驛。釋訓云。繹。繹生也。疏引詩載芟云。驛驛其達。是也。釋山云。屬者。嶧。郭注云。言駱驛相連屬。此反訓也。駱與絡通。凡物之絡驛者。皆相屬也。而皆不屬焉。金革於火而流。其象若斯。

也。故雨止而晴者光明。火之象也。色澤而流者光明。金之象也。若夫五行相克。自土言之。非惟克水已也。中央之土。旁通四方。蓋橫而錯行也。通乎四方之所克者而克焉。則無所不克矣。書疏云。今之用龜。其兆橫者爲土。此唐時猶知其然也。史記文帝本紀云。代王卜之。兆得大橫。占曰。大橫庚庚。余爲天王。蓋有土之象也。周官大卜掌三兆之灋。一曰玉兆。二曰瓦兆。三曰原兆。其經兆之體皆百有二十。其頌皆千有二百。注云。兆者。灼龜發於火。其象似玉瓦原之墨罅。是用名之焉。原。原田也。頌。謂繇。是也。墨與罅通。周官卜師云。凡卜事。揚火以作龜。致其墨。筮氏云。凡卜以明火。燕爇。遂飲其煖契。以授卜師。注云。土喪禮。楚焯置于爇。

在龜東。楚焯卽契所用灼龜也。杜子春云。煖或爲俊。是也。莖與莖通。占人云。君占體。大夫占色。史占墨。卜人占坼。注云。體兆象也。色兆氣也。墨兆廣也。坼兆鑿也。凡卜象吉色善墨大。坼明則逢吉。疏云。言體言象者。謂兆之墨縱橫其體。象金。木。水。火。土也。釋文引馬云。占筮也。蔡傳云。占二貞悔也。蓋從二絕句焉。非也。周官。占人掌占龜。今經言三人占。言卜筮也。易繫辭傳云。以卜筮者尙其占。非惟以占言筮也。引易者。文言及繫辭傳文。悔說文引作𠄎。引左傳者。僖十五年文。之卦者。變卦所之也。若左傳言遇觀之否。其例也。引國語者。晉語文。八者陰爻之不變也。此卦震在屯。則六二六三不變。震在豫。則上六不變。故曰皆八。其占皆

日利建侯。宜晉公子之得國也。左傳稱穆姜之筮。遇艮之八。史曰是謂艮之隨。蓋六二不變者。其八也。隨六二云。係小子。失丈夫。此其八之占也。中於穆姜矣。史以隨之彖辭占之。不以實告也。周官大卜掌三易之灋。一曰連山。二曰歸藏。三曰周易。其經卦皆八。其別皆六十有四。箬人掌三易。蓋其職也。箬與筮通。鄭易贊云。夏日連山。殷曰歸藏。今攷禮運云。吾欲觀殷道。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。吾得坤乾焉。此殷易首坤也。易說卦云。坤以藏之。蓋歸藏之易也。或曰。易云。兼山艮。又云。艮萬物之所成終而所成始也。殆夏易首艮。故稱連山歟。今無繇也。或曰。夏殷之易。以不變者占。非也。左傳稱季友之筮。遇大有之乾。曰。同復于父。敬

如君所。此必夏殷之易矣。固占其變也。秦不燔卜筮之書。夏殷之易既亡。今存者周易也。易繫辭傳云。大衍之數五十。其用四十有九。分而爲二以象兩。掛一以象三。揲之以四以象四時。歸奇於扚以象閏。五歲再閏。故再扚而後掛。今以朱子之義推而言之。蓋一三五七九者。天之數五也。則二十有五也。二四六八十者。地之數五也。則三十也。凡天地之數。五十有五。妃以五成。則五行之位皆相得矣。故大衍之數五十也。著一本百莖。取著之五十莖以爲策。而虛其一焉。此所謂易有大極也。故其用四十有九也。以所用者信手而分。左右執之。以象兩焉。此所謂易有大極。是生兩儀也。太與大通。掛者懸。小指閒也。揲者以大指食指。

攝而數之也。奇者數之餘也。奇幾平聲。切者切於將指無名指閒也。人之五指。一大指。二食指。三將指。四無名指。五小指也。言掛右一策於左之小指閒。以象三才。遂以四揲左之策。以象四時。而歸餘於左之無名指閒。以象閏焉。又以四揲右之策。而再歸餘於左之將指閒。以象再閏。是謂一變。其掛切之數。不五則九。得五者奇也。五去掛一則四。以四約之爲一。故爲奇。兩儀之陽數也。得九者耦也。九去掛一則八。以四約之爲二。故爲耦。兩儀之陰數也。以一變之餘者列於席中。其策之存者。或四十焉。或四十四焉。分而掛之。揲而歸之。是謂再變。其掛切之數。不四則八。得四者奇也。得八者耦也。不去掛一。以再變之餘者。列於席中。

其策之存者。或四十焉。或三十六焉。或三十二焉。分而掛之。撰而歸之。是謂三變。易云。是故四營而成易。十有八變而成卦。營者經營也。分二者。一營也。掛一者。二營也。撰四者。三營也。歸奇者。四營也。易者變也。四營成變。三變成爻。卦有六爻。則十有八變而成也。凡三變者。三奇。曰大陽。其掛扞之數。十有三。去初掛之一。則十有二。以四約而三分之。爲一者三。一奇象。圍而圍三。故三一之中。各復有三。積三三之數。則九過。撰之數。三十有六。以四約之。亦得九焉。大陽之象。九之數也。太與太通。凡密率。一則圍三。有奇言。圍三者。舉成數也。古非不知密率也。兩奇一耦。惟耦主之。曰少陰。其掛扞之數。十有七。去初掛之一。則十有六。以四

約而三分之爲一者二爲二者一。一奇象圓而用其全。故二一之中各復有三。二耦象方而用其半。故一二之中復有二焉。積二三一二之數則八。過揲之數三十有二。以四約之亦得八焉。少陰之象八之數也。兩耦一奇。惟奇主之。曰少陽。其掛扞之數二十有一。去初掛之一。則二十。以四約而三分之爲二者二爲一者一。二耦象方而用其半。故二二之中各復有二。一奇象圓而用其全。故一一之中復有三焉。積二二一一三之數則七。過揲之數二十有八。以四約之亦得七焉。少陽之象七之數也。三耦曰大陰。其掛扞之數二十有五。去初掛之一。則二十有四。以四約而三分之爲二者三。二耦象方而用其半。故三二之中各復有二。

積三二之數。則六過。揲之數。亦二十有四。以四約之。亦得六焉。大陰之象。六之數也。此所謂兩儀生四象也。繇是而著六爻卦。於是乎成。此所謂四象生八卦也。故曰。易有四象。所以示也。大陽變少陽。不變。故陽爻皆用九。而不用七。大陰變少陰。不變。故陰爻皆用六。而不用八。易於乾云。用九。見羣龍无首。吉。於坤云。用六。利永貞。其例也。易占之灋。則左傳有存焉者矣。虞氏翻云。四象。四時也。兩儀謂乾坤也。乾二五之坤。成坎。離震兌。震春。兌秋。坎冬。離夏。故兩儀生四象。乾二五之坤。則生震坎艮。坤二五之乾。則生巽離兌。故四象生八卦。如虞氏言。將爲八卦。生八卦乎。惠氏棟云。四象謂分二。掛一。揲四。歸奇也。亦非也。分二以象兩。謂

兩儀也。不以分二者言。將爲兩儀生三象乎。與離通。易說卦云。昔者聖人之作易也。幽贊於神明而生蓍。參天兩地而倚數。謂蓍數所繇生也。非謂蓍之生也。五行傳云。蓍生百年一本。生百莖。龜筮傳云。天下和平。王道得而蓍莖長丈。其叢生滿百莖。說文云。蓍蒿屬。生千歲。三百莖。易以爲數。天子九尺。諸侯七尺。大夫五尺。士三尺。曲禮疏引劉向云。蓍之言耆。龜之言久。龜千歲而靈。蓍百年而神。然則蓍之生者希矣。或曰。蓍蒿屬。一名因陳。所在而有。今陝西有一叢百莖者。人謂之文王墓草。蓋以爲蓍也。離騷云。索瓊茅以筵筮兮。命靈氛爲余占之。王逸注云。索取也。瓊茅靈草也。筮。小破竹也。楚人名折竹卜曰筮。靈氛。古明占者。

也。筮音廷。筮音專。絲是言之。則屈子以竹而代蓍矣。或曰。於文巫竹爲筮。殆古之遺歟。易釋文謂鄭易注云。衍演也。王虞蜀才皆云。衍廣也。蓋推者演而廣之也。蔡傳以衍忒爲推過。總卜筮言。則失其讀矣。

立時人作卜筮。三人占。則從二人之言。

時是也。卜筮立三人者。蔡氏謂以相參考也。占從二人者。左傳謂從衆故也。

述曰。儀禮士喪禮云。卜葬日。占者三人。或曰。此其三兆三易者歟。周官大卜注。杜子春云。玉兆。帝顓頊之兆。瓦兆。帝堯之兆。原兆。有周之兆。連山。處義歸藏。黃帝。王氏洙引山海經云。伏羲氏得河圖。夏后因之。曰連山。黃帝氏得河圖。

商人因之。曰歸藏。列山氏得河圖。周人因之。曰周易。此朱氏震以徵杜說。而王氏應麟稱之者也。絲今攷之。此無以明其必然也。然周易之爲周無疑也。禹之時安有周易以備三人乎。士喪禮疏引鄭云。卜筮各三人。大卜掌三兆三易。從其多者。此鄭以周制言洪範也。失之矣。僞傳云。夏殷周三法竝卜。蓋與鄭同。蔡傳言舊說之非者。此也。成六年左傳云。善鈞從衆。商書曰。三人占。從二人。衆故也。汝則有大疑。謀及乃心。謀及卿士。謀及庶民。謀及卜筮。

汝謂武王也。士。事也。鄭氏謂六卿掌事者是也。蓋若左傳言鄭武公爲平王卿士也。下文於卿士下言師尹者。卽大夫庶士之爲長者也。今不言師尹者。省文也。蓋卿士領大

夫庶士者也。庶民且及之。則大夫庶士可知矣。夏書曰。官占。唯能蔽志。昆命于元龜。此所以謀於其心者也。易曰。人謀鬼謀。百姓與能。此所以謀於卿士而至庶民者也。周官曰。小司寇掌外朝之政。以致萬民而詢焉。一曰詢國危。二曰詢國遷。三曰詢立君。詩曰。詢于芻蕘。古之聖人有不達民隱而稽疑者乎。長丁丈反
與音預

述曰。白虎通云。尚書曰。汝則有疑。謂武王也。所引脫大字。說文云。士。事也。鄭義見書疏。或曰。卿士者。卿大夫庶士也。今攷大夫庶士之爲長者。非師尹乎。下文云。卿士惟月。師尹惟日。固分言之也。引左傳者。隱三年文。經於稽疑之疇。言庶民者六。梅本於謀及庶民。獨作庶人。書疏於下文庶

民云。嫌庶人。惟指在官者。變人言民。見其同也。今攷孟子云。庶人在官者。此非徒言庶人也。徒言庶人。則必非在官者矣。何嫌之有乎。漢石經作謀及庶民。經文一例也。今從之。夏書者。哀十八年左傳所引文也。周官士師云。以詔司寇。斷獄蔽訟。則蔽亦斷也。釋言云。昆後也。周官小司寇注云。詢謀也。周語云。庶人傳語。此謀之所及也。引詩者。詩板文。

汝則從。龜從。筮從。卿士從。庶民從。是之謂大同。身其康彊。子孫其逢吉。

逢。馬氏謂大也。左傳稱秦伯曰。吾聞唐叔之封也。箕子曰。其後必大。經曰大同。與逢韻。古繇辭之體然也。言子孫

其大者。若左傳言成王定鼎于郊。鄩卜世三十。卜年七百。是也。吉者。總占之辭。朱子曰。自此以下。必以人謀爲首。然人謀未必無私。故自此以下。皆以龜筮爲主。絲直祐反。郊古洽反。鄩而

反蜀

述曰。禮運云。大道之行也。天下爲公。又云。是謂大同。此記禮者。以爲自禹而後。能小康不能大同也。則雜於老氏之說矣。是烏知禹之洪範。固有所謂大同者乎。馬義見釋文。史記身作而身。子孫作而子孫。禮儒行云。衣逢掖之衣。注云。逢猶大也。釋詁云。逢。遇也。僞傳以言此經。謂後世遇吉。蓋失其讀矣。當讀曰。子孫其逢。以韻於大同之同。其吉之爲言。則總占焉。與下文言吉者。皆以一字爲句也。易言吉

而一字爲句者多矣。繇辭者占辭也。閔二年左傳云。成季之繇。其例也。引左傳者僖十五年及宣三年文。郊禩者洛邑也。

汝則從。龜從。筮從。卿士逆。庶民逆。吉。

若盤庚賢王。不違卜而遷殷。其臣民之逆。皆反而從之。則吉矣。

述曰。遷殷之卜。詳盤庚篇。

卿士從。龜從。筮從。汝則逆。庶民逆。吉。

卿士。下文所謂俊明者。簡在帝心。繇乎天命。此龜筮之所以從也。雖君民之逆。亦反而從之。故吉也。

述曰。下文云。又用明。俊民用章。以此知卿士之才也。不然。

何以能貞龜筮之吉哉。

庶民從龜從筮從。汝則逆。卿士逆。吉。

庶民從則得衆矣。得衆則得天命。此龜筮之所以從也。雖君臣之逆亦反而從之。故吉也。

述曰。大學言得天命而必言得衆者。以民從故也。卽孟子所謂得民也。襄三十一年左傳引大誓云。民之所欲。天必從之。其義也。

汝則從。龜從。筮逆。卿士逆。庶民逆。作內吉。作外凶。

內外者猶酒誥所謂內服外服也。此惟君謀而龜從。動在內服者。君近而易察。故吉也。動在外服者。君遠而難察。故凶也。不言筮從龜逆者。蔡氏謂龜尤聖人所重也。故禮說

大事卜。小事筮。傳謂筮短龜長是也。自孔子贊易。著重而龜書不傳云。

述曰。史記集解引鄭云。舉事於境內則吉。境外則凶。鄭之言境非也。隱元年公羊傳云。王者無外。此禹貢所以不書冀州之境也。王制云。天子之縣內諸侯。祿也。外諸侯。嗣也。又言千里之內。千里之外。皆不以境言也。故周官職方氏。於王畿言其外者。則不失其爲無外矣。蔡傳云。內謂祭祀等事。外謂征伐等事。今攷祭祀非必以內言也。曲禮云。外事以剛日。內事以柔日。內事曰孝。王某。外事曰嗣。王某。皆言祭祀也。鄭禮注云。出郊爲外事。是也。周官籥人云。凡國之大事。先筮而後卜。蓋重卜也。故爲之漸焉。筮與筮通。大

事卜。小事筮。曲禮注之說也。禮雜記言大夫卜宅與葬日。則大事之類也。少牢饋食禮言筮日。則小事之類也。筮短龜長。僖四年左傳文。今攷僖十五年左傳云。龜象也。筮數也。物生而後有象。象而後有滋。滋而後有數。杜注據此而釋短長之義也。曲禮云。卜筮不過三。卜筮不相襲。蓋襲者謂三人占。皆吉皆凶也。襲與習通。重也。金縢云。乃卜三龜。一習吉。其義也。周公三卜皆吉。不復三筮。是不相襲也。絲此推之。則三筮皆吉皆凶。亦不復三卜矣。易蒙彖云。初筮告。再三瀆。瀆則不告。此之謂也。箕子言龜從筮逆者。先筮而後卜也。金縢大事。周公不先筮而後卜。則周官筮人。亦言其常瀆爾。僖二十五年左傳。言晉將勤王。卜之。遇黃帝

戰于阪泉之兆。筮之遇公用享于天子之卦。則又先卜而後筮矣。蓋周易者文王周公皆繫辭焉。周人重之。故其瀆不與箕子之陳洪範同。迨於春秋。亦不與周官常瀆同。禮疏以先卜後筮爲春秋違禮者。非也。如其違禮。則如詩所謂我龜既厭。不我告猶矣。何以晉勤王而果吉哉。晉勤王之吉。一卜一筮而已。蓋春秋之占。又不必三人也。若是者。占之瀆不必同。占之義無不同。此易之所以爲變也。

龜筮共違于人。用靜。吉。用作。凶。

靜不動也。作動也。鄭氏曰。龜筮皆與人謀相違。人雖三從。猶不可以舉事。

述曰。釋詁云。動作也。今轉注之。鄭義見史記集解。

八。庶徵。曰雨。曰暘。曰燠。曰寒。曰風。曰時。五者來備。各以其敘。庶
草蕃廡。一極備。凶。一極無。凶。陽音陽。燠於六反。廡無甫反。

庶衆徵。驗也。燠煖也。不言一曰二曰者。庶徵所遇無常也。
蔡氏曰。所驗者非一。故謂之庶徵。雨屬水。暘屬火。燠屬木。
寒屬金。風屬土。吳氏謂易以坎爲水。北方之卦也。又曰。兩
以潤之。則雨爲水矣。離爲火。南方之卦也。又曰。日以烜之。
則暘爲火矣。小明之詩。首章曰。我征徂西。二月初吉。三章
曰。昔我往矣。日月方奧。燠與奧通。夫以二月爲燠。則燠之
爲春爲木。明矣。漢志引狐突金寒之言。顏氏謂金行在西。
故謂之寒。則寒之爲秋爲金。明矣。蓋五行乃生數自然之
敘。五事則本於五行。庶徵則本於五事。有秩然而不可紊。

者也。鄭氏曰。風。土氣也。凡氣非風不行。猶金。木。水。火。非土不處。故土氣爲風。是也。曰時者。言雨。陽。燠。寒。風。皆驗於其時也。下文所謂時無易。時既易者。皆以驗之也。蕃滋。靡豐也。言五者之來既備。各以其時之敘。衆草且滋豐矣。則百穀從可知也。此卽休徵之時。所謂時無易者也。極至也。一至備而凶者。必一至無而凶。如恆兩則無陽之類也。此卽咎徵之恆。所謂時既易者也。故下文遂申言之。援乃管反。烜音喧。突

他骨反

述曰。庶。衆。釋詁文。凡物有徵象者。皆得而驗之。服虔左傳注云。徵。驗也。陽。史記作陽。燠。煖。釋言文。史記。燠作輿。蓋古通也。室。輿。則其煖矣。釋文於堯典引馬云。輿。煖也。吳氏者

仁傑也。宋史藝文志著錄焉。引易者說卦文。易疏云。烜乾也。引金寒者閔二年左傳文。蓋狐突之言也。顏氏者師古也。唐書有傳。鄭義見書疏。又鄭云。雨木氣也。春始施生。故木氣爲雨。陽金氣也。秋物成而堅。故金氣爲陽。煥火氣也。寒水氣也。此鄭據五行傳言之也。禮月令於仲春云。始雨水。蓋雨有在木者也。孟子引曾子云。秋陽以暴之。蓋陽有在金者也。煥者始於春木。而盛於夏火。蓋木生火也。寒者始於秋金。而盛於冬水。蓋金生水也。此自五行之相資者言之。不與經五行之敘同也。詩桑柔云。大風有隧。有空大谷。莊子云。大塊噫氣。其名爲風。蓋土氣則風也。釋詁云。時是也。覲禮云。大史是右。注云。古文是爲氏。後漢書李雲傳。

云。得其人則五氏來備。注云。氏與是古字通。荀爽傳云。五
驥咸備。各以其敘矣。注云。驥是也。然則漢讀時五者來備。
蓋以時爲是也。猶上文立時人之時也。其曰之句例。與下
文曰。王省惟歲同。今不從者。下文言時者七。若無此曰時
之文。遽而言之。於文未適也。蔡傳云。雨暘燠寒風。各以時
至。故曰時也。繇蔡言之。其於所謂時無易者得之矣。而於
所謂時既易者則遺之也。且於所謂五者來備各以其敘
者。亦複也。晉語云。黍不爲黍。不能蕃廡。稷不爲稷。不能蕃
殖。蓋百穀可知也。韋注云。蕃滋也。廡豐也。廡與蕪通。釋詁
云。蕪茂豐也。極至。釋詁文。凡物之至者曰極。至極者莫若
中。故曰。中庸其至矣乎。蓋極中也。至也。至則窮之矣。經言

皇極窮之乎至中之善也。易繫辭傳云：窮理盡性以至於命。其義也。經言六極窮之乎至反中之咎也。詩何人斯云：以極反側。易乾文言云：窮之災也。其義也。孟子云：又極之於其所往。其例也。經言極備極無者：窮之乎至反中之時也。易繫辭傳云：極其數遂定天下之象。其義也。

曰休徵曰肅。時雨若曰乂。時暘若曰哲。時燠若曰謀。時寒若曰聖。時風若曰咎。徵曰狂。恆雨若曰僭。恆暘若曰豫。恆燠若曰急。恆寒若曰蒙。恆風若。

時者下文所謂時無易也。若語辭。易曰：不節若則嗟若。蔡氏謂僭差。豫怠是也。易曰：盱豫悔。恆常也。下文所謂時既易也。蓋休徵爲吉。咎徵爲凶。貌澤者水。其徵雨也。貌恭作

肅則時雨。狂乃貌不恭而無以作肅。則常雨矣。言揚者火。其徵暘也。言從作乂。則時暘。僭乃言不從而無以作乂。則常暘矣。視散者木。其徵煥也。視明作哲。則時煥。豫乃視不明而無以作哲。則常煥矣。聽收者金。其徵寒也。聽聰作謀。則時寒。急乃聽不聰而無以作謀。則常寒矣。思通者土。其徵風也。思睿作聖。則時風。蒙乃思不睿而無以作聖。則常風矣。○謹案此以五事分言乎庶徵者。重其一端言之也。天之道。五行一氣。其用之得失皆相因。故鯀治水失道。言鯀者。則統之曰汨。陳其五行。禹治水成功。言禹者。則統之曰彝。倫攸敘。明五行得失之相因也。於鯀禹皆言水者。重其一端言之也。五行在人。則爲五事焉。人之道。五事一體。

其用之得失亦相因。故堯以欽明文思而允恭。言堯者則
統之日庶績咸熙。紂敗德而狂。言紂者則統之日不虞天
性。明五事得失之相因也。於堯先言明。於紂獨言狂者。重
其一端言之也。箕子之義會而通焉。豈鑿也夫。夫音乎

述曰。釋言云。若順也。以言此經。休徵則順。咎徵則不順矣。
詩正月疏引鄭云。五事不得。則咎氣順之。如鄭之言。將天
順其非乎。非立言之善也。引易者節六三文。王注云。若辭
也。易乾九三云。夕惕若。釋義當同。禮器云。致其敬而誠若。
有美而文而誠若。皆以若爲語辭也。僭差。詩抑毛傳義也。
易雜卦云。謙輕而豫怠也。豫六三云。盱豫悔。朱子云。盱。上
視也。六三。上視於四。而下溺於豫。宜有悔者也。書疏引鄭

王本。豫作舒。釋言云。舒緩也。大傳作茶。蓋文之假借也。禮
玉藻云。諸侯荼。鄭讀爲舒。其例也。蒙。史記作霧。大傳作霏。
漢志作霧。書疏引鄭云。蒙見冒亂也。又引王云。蒙。蒙則
鄭王本亦作蒙矣。恆。史記訓常。五行傳云。貌之不恭。是謂
不肅。厥罰恆雨。惟金沚木。言之不從。是謂不乂。厥罰恆陽。
惟木沚金。視之不明。是謂不哲。厥罰恆燠。惟水沚火。聽之
不聰。是謂不謀。厥罰恆寒。惟火沚水。思之不睿。是謂不聖。
厥罰恆風。惟木金火水沚土。此伏言庶徵。不皆與經五行
之敘同也。其五行之敘。以所受克者逆而數之。與六府以
所克者順而數之。亦不同。

曰。王省惟歲。卿士惟月。師尹惟日。歲月日時無易。百穀用成。又

用明。俊民用章。家用平康。日月歲時既易。百穀用不成。又用昏不明。俊民用微。家用不寧。省息井反

曰者箕子述明之辭也。省察也。卽所謂念用庶徵也。師衆尹正也。蓋衆官之長也。言王所察於庶徵者。惟一歲之休咎。歲必積月日而成。故卿士佐王。以分王所察者。惟一月之休咎。衆官之長佐卿士。以分王所察者。惟一日之休咎。蓋繇日紀月。繇月紀歲。卿士師尹之省。皆王省也。易變。既盡也。無變則得其時。盡變則失其時也。又謂政治也。章顯微隱也。家卽上文而家之家。謂王家也。言家則國在其中。禮所謂以天下爲一家也。蓋省庶徵而驗於其時。所用以見休咎之實者有如此。休徵非一歲之太不成其休咎徵。

雖一日之小。遂成其咎。蔡氏謂休徵言歲月日者。總於大也。咎徵言日月歲者。著其小也。長丁丈反

述曰。省。史記作省。春秋肆大省。公羊作肆大省。蓋古通也。惟史記皆作維。文異而義不異也。省。察。師。衆。釋詁文。君。正。釋言文。釋詁云。正。長也。史記集解引馬云。言王者所省職。如歲兼四時也。僞傳與馬同。且以卿士如月。衆正如日。言之。又云。是三者已易。喻君臣易職。今不從之者。如之爲言。於經病添文也。苟其設喻。則徒如之而已。何以爲念用庶徵乎。蔡傳云。歲月日。以尊卑爲徵也。王者之失得。其徵以歲。卿士之失得。其徵以月。師尹之失得。其徵以日。蓋雨暘燠寒風五者之休咎。有係一歲。有係一月。有係一日。各以

其大小言也。今不從之者。經言以尊卑爲省。蔡言以尊卑爲微。則窒矣。金滕云。秋大熟。未穫。天大雷電。以風。禾盡偃。大木斯拔。此其歲秋成之月。一日閒咎微爾。非師尹之微。亦非卿士之微。而王之微也。蓋歲自日者。猶周官稱歲會月要。日成。皆所以察也。書疏引鄭云。所以承休微咎微言。之者。休咎五事得失之應。其所致尙微。故大陳君臣之象。成皇極之事。其道得。則其美應如此。其道失。則敗德如彼。非徒風雨寒燠而已。今不從之者。鄭以此爲深言之。而不以此爲申言之。於義未融也。五事所致。豈其微哉。易繫辭傳云。剛柔相易。不可爲典要。唯變所適。則易者變也。桓三年穀梁傳云。旣者盡也。俊。史記作峻。蓋古通也。俊民來自。

田閒。詩甫田。所謂烝我髦士也。皋陶謨云。五服五章。言章明而顯之也。釋詁云。隱微也。今轉注之。引禮者。禮運文。明古音亡。轉爲盟。古通孟。則明與章及成皆韻也。此亦經文之有韻者也。明古音亡者。史記明都。周官作望諸。漢書作盟豬。詩巧言以盟韻長。其例也。明古通孟者。明都禹貢作孟豬。左傳爾雅作孟諸。大戴禮云。明孟也。其例也。或曰。然則明古通孟者。不亂於今音乎。非也。蓋今古音雖有不同。然其漸流而變者。必有絲也。惟經不盡見。而古書殘失。則無以悉所繇爾。夫古之轉音。豈無異音者乎。若詩小旻以用韻。邛老子以用韻動。而易傳於剝。則以用韻載於豐。則以用韻事。此顧氏攷古音而不能言之者也。蓋必古之用

有轉音之異矣。則古之明豈必無異音邪。今洪範以明韻章及成者。此其轉音而互韻也。今必謂其亂於今音。而以爲明與成古實不韻也。則其讀不如矣。豈其然乎。

庶民惟星。星有好風。星有好雨。日月之行。則有冬有夏。月之從星。則以風雨。

此庶徵之在庶民者也。星者衆星。庶民之象也。春秋書星隕如雨。漢志謂衆星隕墜。民失其所也。亦足以見庶民惟星者矣。上文言王省惟歲。卿士惟月。師尹惟日。此不言於其下者。以民不言省也。蔡氏謂民不言省者。民之休咎。係乎上之所以從民欲者如何爾。是也。星有所好。象民有所好也。上文言無有作好。無有作惡。此言從好。則從惡可推。

也。卿士率師尹以佐王。而從民之好。象月會日行以成歲。而從星之好。風好雨也。蓋和其民者。風雨無不和。徵諸星象。猶徵諸庶民。皆相應也。亦所謂念用庶徵也。易曰。潤之以風雨。又曰。日月運行。一寒一暑。今言風雨。則暘燠寒可推也。風雨者。成百穀以養民者也。漢志曰。日有中道。月有九行。中道者黃道。北至東井。去北極近。南至牽牛。去北極遠。東至角。西至婁。去極中。夏至至於東井北。近極故晷短。冬至至於牽牛。遠極故晷長。春秋分。日至婁角。去極中。而晷中。九道者。黑道一。出黃道北。赤道二。出黃道南。白道三。出黃道西。青道四。出黃道東。立春春分。月東從青道。立秋秋分。西從白道。立冬冬至。北從黑道。立夏夏至。南從赤道。

此所謂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也。經言冬夏則春秋可推也。漢志曰箕星爲風東北之星也。東北地事天位也。故易曰東北喪朋。及巽在東南爲風其星軫也。月去中道移而東北入箕。若東南入軫則多風。西方爲雨。雨少陰之位也。月移而西入畢則多雨。故詩云月離于畢俾滂沱矣。言多雨也。此所謂月之從星則以風雨也。不言日者鄭氏謂日之從星不可見故也是也。禮曰天秉陽垂日星地秉陰竅於山川播五行於四時和而後月生也。是以三五而盈三五而闕。蓋月和則陰陽和四時和而風雨無不和矣。月會日行月和者日必和也。今言月則日可推也。蔡氏謂言日月不言歲者有冬有夏所以成歲也。隕羽敏反莫音樓喪去聲軫音軫滂音旁

沱音鮎。鮎，去聲。

述曰：姚氏舜牧云：此假天道明人事，非也。此所謂念用庶徵者，實象也，非設喻之假象也。春秋莊公七年夏四月辛卯夜，恆星不見，夜中星隕如雨。穀梁傳云：恆星者，經星也。注云：經，常也。左傳云：星隕如雨，與雨偕也。蓋如古通而左氏釋如雨爲雨，以言此異非也。公羊傳云：如雨者，何？如雨者，非雨也。非雨則曷爲謂之如雨？不脩春秋曰：雨星不及地尺而復。君子脩之曰：星實如雨，實與隕通。公羊氏言此異者是也。後世有此異，史皆書之矣。明顧氏旣曰驗焉，今亦目驗而知公羊氏之不誣也。徵諸庶民，中庸文引寒暑者，易繫辭傳文。漢書天文志之言日月也。据古麻言之。

以釋古經善矣。蘇今攷之星度不同歲差故也。詳堯典疏。黃道南之赤道。蓋朱道也。與赤道緯居天之中者不同。唐書麻志云。月行合朔所交。以黃道內爲陰麻。外爲陽麻。冬在陰麻。夏在陽麻。月行青道。冬在陽麻。夏在陰麻。月行白道。春在陽麻。秋在陰麻。月行朱道。春在陰麻。秋在陽麻。月行黑道。四序離爲八節。至陰陽之所交。行與黃道相合。此唐志九行之說也。蓋麻家以月行交於黃道者而九分之。遂名以其方之色爾。核月之交。莫善於九行也。元郭守敬作授時麻。用弧矢術。以月所行者謂之白道。而九行之濼廢矣。漢志云。青赤出陽道。白黑出陰道。若月失節度而妄行。出陽道則旱風。出陰道則陰雨。又引此經而說之云。言

失中道而東西也。僞傳云。政教失常。以從民欲。亦所以亂。傳據漢志言之也。是風雨之占皆凶星也。失之矣。夫從民者。猶孟子言所欲與之聚之。所惡勿施爾也。從所惡可統於從所欲之中。則言有好可矣。蔡傳云。星雖有好風好雨之異。而日月之行。則有冬有夏之常。以月之常行。而從星之異好。以卿士師尹之常職。而從民之異欲。則其從民者。非所以徇民矣。蔡言異好於義未融也。漢志引易者。坤象文。蓋坤位西南。今東北從陽。則地事天之位也。箕者。東方蒼龍之宿也。詩云。維南有箕。不可以簸揚。言南箕者。候之於南也。箕主簸揚。其位在東方。則木也。木而簸揚。則風也。內經所以言在地爲木。在天爲風也。書疏言鄭引春秋緯。

云。月離於箕。則風揚沙。蓋緯襲於古而爲之說爾。軫者南方朱鳥之宿也。易說卦云。巽爲風。巽位東南。軫位與巽同。史記天官書云。軫爲車。主風。詩云。匪風發兮。匪車偁兮。其象若斯也。孫子云。起火有日。日者。月在箕。壁翼軫也。凡此四宿者。風起之日也。蓋翼連於軫。飛鳥乘風也。壁者。北方元武之宿也。詩云。塞向墜戶。毛傳云。向北出牖也。牖戶者。壁之象。塞之墜之。所以備風寒也。然則壁翼之星亦好風者矣。周官大宗伯注云。風師箕也。雨師畢也。易說卦云。兌爲澤。爲少女。兌位西方。少陰之位也。畢者。西方白虎之宿也。西方金也。其西南坤土之位也。金生水而土澤焉。雨也。易小畜象云。密雲不雨。自我西郊。上九云。旣雨旣處。又云。

月幾望。蓋以陰畜陽。迨月之盛而後雨也。引詩者漸漸之石文。史記仲尼弟子列傳云。夫子當行。使弟子持雨具。已而果雨。弟子問何以知之。夫子曰。詩不云乎。月離于畢。俾滂沱矣。昨暮。月不宿畢乎。他日。月宿畢。竟不雨。僞家語稱孔子云。昔者。月離其陰。故雨。昨暮。月離其陽。故不雨。此僞託之言也。詩毛傳云。月離陰星。則雨。絲毛言之。西陰方也。畢在西。陰星也。非謂星之陰也。顧氏英白云。天街在畢之陰。七政中道也。月之離畢。未有不在其陰者。夫離麗也。麗而著之。則雨。行而近之。非麗而著之。則不雨。蓋驗之皆然矣。彼疑於不雨者。蓋近畢。疑以爲離也。書疏云。離畢多雨。此天象自然。畢亦捕魚之物。故爾。朱子說詩本之。以爲澆。

魚則水淋漓。若雨然也。然於古無徵也。釋天云。濁謂之畢。郭注云。掩兔之畢。因星形以名。詩云。有捄天畢。毛傳云。捄畢貌。畢所以掩兔。詩云。鴛鴦于飛。畢之羅之。則畢亦所以取鳥也。古無以捕魚名畢者。始後世爲之爾。史記律書云。濁者觸也。蓋畢雨滂沱。觸水而濁也。鄭義見書疏。又鄭云。箕東方木宿。風中央土氣。木克土爲妻。從妻所好。故好風也。畢西方金宿。雨東方木氣。金克木爲妻。從妻所好。故好雨也。推此則南宮好暘。北宮好燠。中宮四季好寒。以各尙妻之所好。故也。今攷左傳於昭九年云。水水妃也。於昭十七年云。水。火之牡也。此鄭說之所繇也。然中庸云。子庶民也。民者子道也。非妻道也。經言從民。而鄭言從妻。非其象。

也。從妻所好。亦非立言之善也。月令於孟夏云。日在畢。此日躔所在。可測而知也。然不可見矣。引禮者。禮運文。於山川言竅者。祭灋所謂能出雲爲風雨者也。三五者。十五也。月之盈者。三五。蓋受日之陽也。月之闕者。三五。蓋養月之陰也。釋天云。四時和謂之玉燭。郭注以光照言之。蓋月和之義也。海之潮汐。物之胚胎。且候月焉。况於風雨乎。今海濱之人。觀月暈。望以爲風雨占。猶有驗者。將從星之驗。昭然也。夏。古音戶。讀若詩無冬無夏之夏。此亦經文之有韻者也。

九五福。一曰壽。二曰富。三曰康寧。四曰攸好德。五曰考終命。六曰極。一曰凶短折。二曰疾。三曰憂。四曰貧。五曰惡。六曰弱。

五福者。用之以使人嚮善也。六極者。用之以使人畏不善也。蓋天用之以錫其君。故曰。皇建其有極。斂時五福。君奉天用之以錫其民人。故曰。用敷錫厥庶民。又曰。汝則錫之福。時人斯其惟皇之極。反是則爲六極矣。蔡氏謂在君則係於極之建。不建在民人則係於訓之行。不行是也。此五行之用。以理馭數者也。壽者君夤所謂天壽平格。論語所謂仁者壽也。蔡氏謂壽而後能享諸福。故先之。中庸言舜之大德曰。必得其位。必得其祿。周官言王之馭羣臣曰。爵以馭其貴。祿以馭其富。言富則爵位之貴。從可知也。古者以祿爲富。無大富而不貴者。亦無旣貴而不富者。或謂五福不言貴。非也。康樂寧安也。詩曰。俾爾壽而富。又曰。眉壽

無有害康寧者。無有害也。此三者以遞備爲序也。攸所也。所好者德。詩所謂民之秉彝。好是懿德也。孝經曰。立身行道。揚名於後世。以顯父母。好德之實也。考成也。成而終命。若顧命言成王之彌留審訓。論語言曾子之將死知免也。孟子曰。殀壽不貳。脩身以俟之。所以立命也。攸好德者。必考終命。此二者又以相成爲序也。凡五者之福。皆天所以福之也。若堯舜召公師尙父是也。然天於有德。有不以遞備三者福之。若無逸不數湯武享國之壽。伯夷叔齊不受大賚之富。而餓死。冉牛之疾。顏淵之短命。皆不壽以康寧。則何以使人嚮善乎。是烏知其生而好德。終而成德以成名。二者皆天所以福之哉。福繇於德。經不言一曰攸好德。

而於次四言之者。著成名之福也。折者猶草木不當死而折之也。折之則短矣。是其凶也。凶而短折。若無逸所謂後王生則逸。罔或克壽。召誥所謂生子自貽命凶也。蓋壽之反也。亦考終命之反也。蔡氏謂禍莫大於凶短折。故先之疾。謂自取之疾。若病酒及近女者也。雖聖人不能無疾。然卒以康寧而不罹於極者。非自取之疾也。憂謂自取之憂。若詩所謂不殄心憂。盤庚所謂勸憂也。疾憂次於凶短折。而甚於貧。蓋康寧之反也。貧謂自取之貧。易言上慢下暴者曰。慢藏誨盜。孟子曰。無政事。則財用不足。此國之所以患貧也。詩曰。喪亂蔑資。又曰。降喪饑饉。傷其貧也。周官言王之馭羣臣曰。奪以馭其貧。論語曰。邦有道。貧且賤焉。恥。

也。蓋富之反也。此四者以遞患爲序也。惡者甘爲不善。若暴君之殘。亂臣賊子之忍也。弱者不能自彊。若魯昭公之旅死。宋徽欽二宗之北狩。鄭祭仲之被執。不死爭也。惡者死無足惜。弱者死有遺恨。蓋攸好德之反也。亦考終命之反也。此二者又以終及爲序也。凡六者之極。皆天所以極之也。極之者窮之也。自惡而上。若桀紂幽厲堯之四凶。是也。然天於惡人有不以遞患四者極之。若秦始皇曹魏公盜跖者。豈不別有以使人畏不善也。天稔其惡。令受惡名於萬世。則天所以極之者有在也。使其蚤凶短折而亡。或疾或憂或貧而不敢逞焉。何以知其惡之極而極之哉。故能逃一時之誅。而竊其福。不能逃天下萬世之誅。而蓋其

名其謂之惡也。斯極之矣。極絲於惡。經不言一日惡。而於次五言之者。著惡名之極也。然又有不能自彊而求福者。無成其德。多陷於惡。其謂之弱也。亦極之矣。惡則自窮而可誅。弱則自窮而可悲。皆深戒也。故六極以二者終焉。○嗚呼。洪範之學。遺於後世。微矣。厯數。洪範之一端也。求其一端。而遺其全體。言數。而數之理不明。故聞五行傳之說。則徒笑之。而不復求之經也。於是乎箕子之所戒者。果集於其前。猶不寤焉。昔者小旻詩人。傳箕子之學者也。蓋蚤傷之矣。夫五行傳之說。其義原於經。其失則鑿。去其失存其義。則以洪範通於春秋。可也。春秋書災異。書大有年。皆庶徵也。而皆不言其所繇。蓋春秋書行事者也。以爲庶徵。

蔑音滅。蹠音
炙。稔如甚反。

述曰。五福六極。次九疇。蔡傳從而分節焉。則次九之文偏矣。說苑稱河閒獻王云。尚書五福。以富爲始。孫氏云。此作一曰富。則當云二曰壽。蓋異文也。引周官者。大宰文中庸云。尊爲天子。富有四海之內。曲禮云。問國君之富。數地以對。山澤之所出。問大夫之富。曰有宰食力。祭器衣服。不假。問士之富。以車數對。問庶人之富。數畜以對。蓋庶人之富。其小富也。庶人賤者也。禮祭義云。殷人貴富而尙齒。注云。臣能世祿曰富。蓋富者。殷人之所貴也。引壽富者。詩閟宮文。引懿德者。詩烝民文。康樂寧安考成。皆釋詁文。禮祭統云。福者備也。今言之有序。蓋遞備焉。湯之享國。史記不

詳其年。然無逸不數之。必非歷年多矣。皇甫謐云。湯卽位十七年。而踐天子位。爲天子十三年。年百歲而崩。此妄爲之說爾。如其說。則文王爲諸侯。其享國之壽。無逸猶數之。何以不并湯爲諸侯。而言其享國乎。又何以不於所謂克壽者。而言其百歲乎。武之享國。五年而已。記謂武王九十。三而終。則上壽也。無逸不於所謂克壽者言之。何歟。以此知記非其實也。詳大誓及金縢疏。史遷之爲伯夷列傳也。歎其餓死。而謂儻所謂天道。是邪。非邪。卒以孔子言沒世之名。而釋然也。其知德者乎。齊景公千駟之富。民亦無稱。此孔子之所傷也。論語云。富與貴。是人之所以欲也。不以其道得之。不處也。貧與賤。是人之所以惡也。不以其道得之。不

去也。君子去仁。惡乎成名。此攸好德之義也。又云。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。造次必於是。顛沛必於是。此考終命之義也。今不以言此經者。箕子所陳。蓋皇極之福。此邦有道之富貴也。易繫辭傳云。崇高莫大乎富貴。此之謂也。與邦無道之時異矣。故孔子言不義而富且貴。於我如浮雲。此孔子之攸好德也。曲禮言臨難毋苟免。亦君子之考終命也。非箕子告武王之時義也。中庸云。必得其位。必得其祿。必得其名。必得其壽。此舜以大孝之德而得之也。祿在位之中。富也。名者。攸好德也。既得其名。則其考終命可知也。蓋爲福爲極。至於名而益信矣。壽富康寧。在一時者也。名在天下萬世者也。故惡者。雖竊其福於一時。而惡名逾章。善

者雖不得其福於一時。又從而困苦之。而善名逾章。則名
之用於天下萬世也。大矣。此本呂氏坤之義推而言之也。
漢志云。傷人曰凶。禽獸曰短。草木曰折。一曰凶。天也。兄喪
弟曰短。父喪子曰折。書疏引鄭云。未齠曰凶。未冠曰短。未
婚曰折。蓋皆意言之爾。今据此之爲文。與考終命同。不可
析爲三也。况極之用在人。奚爲以禽獸草木言邪。說文云。
齠。毀齒也。男八月生齒。八歲而齠。女七月生齒。七歲而齠。
苟其凶矣。豈其非短折邪。天與妖通。金匱要略云。酒黃痺。
蓋病酒之疾若斯也。昭元年左傳云。晉侯求醫於秦。秦伯
使醫和視之。曰。疾不可爲也。是謂近女室。疾如蠱。公曰。女
不可近乎。對曰。節之。蓋不節。則自取其疾也。論語云。父母

惟其疾之憂。戒自取也。金縢言武王之疾瘳。論語言孔子之病間。疾而康寧也。不殄心憂。詩桑柔文。詩序云。桑柔。芮伯刺厲王也。鄭箋云。殄。絕也。引易者繫辭傳文。蓋言解六三所謂致寇至者也。故解象傳云。自我致戎。又誰咎也。致戎者。傷財而貧也。喪亂蔑資。詩板文。詩序云。板。凡伯刺厲王也。毛傳云。蔑。無資財也。降喪饑饉。詩雨無正文。詩序云。雨無正。大夫刺幽王也。饑饉者。國不富歲也。則貧矣。春秋昭公三十有二年。十有二月己未。公薨于乾侯。蓋旅死於外焉。弱故也。宋史言徽宗欽宗者。以其困於金人而北遷之也。則曰北狩。弱甚矣乎。蓋託春秋天王狩于河陽之義也。悲之也。春秋桓公十有一年九月。宋人執鄭祭仲。突歸。

于鄭。鄭忽出奔衛。公羊傳云。莊公死。已葬。祭仲將往省于留。塗出于宋。宋人執之。謂之曰。爲我出忽而立突。祭仲不從其言。則君必死。國必亡。從其言。則君可以生。易死。國可以存。易亡。古人之有權者。祭仲之權是也。嗚呼。此廢君而從人也。豈權乎哉。此祭仲之弱。懼死於宋云爾。中庸云。國無道。至死不變。強哉矯。祭仲何不聞古人之風乎。謂之爲權。孟子所謂春秋之邪說也。強與彊通。秦始皇見史記。曹魏公者。操也。見通鑑漢紀。凡言見某史者。舉其事之核。或其文之美者也。此不言魏公。見三國志者。以其非實錄也。史記云。盜賊日殺不辜。竟以壽終。通鑑齊紀云。建元元年。以褚淵爲司徒。賓客賀者滿座。褚炤歎曰。彥回少立名行。

何意披猖至此。門戶不幸。乃復有今日之拜。使彥回作中書郎而死。不當爲一名士邪。名德不昌。乃復有期頤之壽。蓋褚淵於齊高帝之篡而勸進也。彥回其字也。後周紀云。馮道少知名。唐莊宗世始貴顯。自是累朝不離將相三師三公之位。嘗著長樂老敘。自述累朝榮遇之狀。司馬氏光謂道之爲相。歷五朝八姓。若逆旅之視過客也。歐陽氏修謂讀長樂老敘。見其自述以爲榮。其可謂無廉恥者矣。若此者。竊其福於一時者也。而惡名至於今焉。孟子云。暴其民甚。則身弑國亡。不甚則身危國削。名之曰幽厲。雖孝子慈孫。百世不能改也。此暴君之惡名也。始皇去諡濫。然至於今言之者。皆曰無道秦。終無減於惡名也。襄二十一年左

傳云。衛甯惠子疾。召悼子曰。吾得罪於君。悔而無及也。名
藏在諸侯之策。曰。孫林父甯殖。出其君。此亂臣賊子之惡
名也。故孟子云。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。懼也者。懼惡
名之極也。其洪範所爲極之威用者乎。通鑑唐紀云。朱全
忠聞朱友恭弒昭宗。陽驚號哭。自投於地。曰。奴輩負我。令
我受惡名於萬世。故萬世之惡名。孰如其極之者哉。此亂
臣賊子之所懼也。昭二十五年左傳。昭子謂平子云。人誰
不死。子以逐君成名。子孫不忘。不亦傷乎。蓋傷其惡也。襄
二十七年左傳云。不及五稔。蓋年穀一熟爲一稔。故惡之
積久者。亦稱稔也。昭十八年左傳云。二月乙卯。是昆吾稔
之日也。書疏引鄭云。此數本諸其尤者。福是人之所欲。以

尤欲者爲先。極是人之所惡。以尤不欲者爲先。以下緣人意輕重爲次爾。朱子以尤好惡言之。蔡傳謂以福之急緩極之重輕爲先後。猶鄭意也。此其說則福自三日康寧而上。極自四日貧而上。是皆然矣。若夫攸好德者。尤重而當急也。今次四焉。將輕而緩乎。僞傳云。惡醜陋。弱。庭劣。書疏引鄭云。貌恭。則容儼形美。而成性以終其命。容毀。故致惡也。不能爲大中。所以弱也。蔡傳云。惡者剛之過也。弱者柔之過也。其釋惡皆非也。謂貌寢爲惡。古有之矣。昭二十九年左傳云。駸蔑惡。叔向曰。今子少不聽。謂其賢而貌寢也。彼豈羅於極乎。謂貌不恭爲惡。則五事之用。言不從。視不明。聽不聰。思不睿。皆惡也。何獨於貌專之乎。謂剛暴爲惡。

此恆言云爾。古人之辭。剛柔之過。皆惡也。謂散文則剛柔皆惡。對文則惡弱適反。是剛柔之過。違乎三德。其反而對文。猶所謂一極備凶。一極無凶也。是惡弱所以爲極之凶也。是其尤重也。今次五次六焉。將可輕乎。陳氏大猷云。陷於不善者。惡也。其釋惡爲不善。不可易也。其言陷者。猶未盡極之之義也。論語云。苟志於仁矣。無惡也。然則惡者。其志甘爲之也。書疏引鄭云。攸好德。人皆好有德也。考終命。考成也。終性命。謂皆生攸好以至老也。又云。凶短折。思不睿之罰。疾視不明之罰。憂言不從之罰。貧聽不聰之罰。惡貌不恭之罰。弱皇不極之罰。反此而云。王者思睿則致壽。聽聰則致富。視明則致康寧。言從則致攸好德。貌恭則致

考終命。鄭言佼好於經病添文也。夫五事之用其致五福六極者。通言之。非分言之也。德者五行之性也。佼好德則五事備焉。非惟其言從也。以此見其餘皆不可執一者也。今鄭分言之。從五行傳而爲之說爾。蓋以五配六。則弱終於六。若綴旒然。不得已而以皇不極配之。則偏矣。五福皆皇極也。六極皆皇不極也。書疏謂大劉以爲皇極若得。則分總爲五福。若失。則不能爲五事之主。與五事竝列。其咎弱。故爲六也。非也。此歐陽氏以爲失其條理者也。漢志於貌云。其極惡。其福佼好德。今鄭謂考終命者不同。於言云。其極憂。其福康寧。今鄭謂佼好德者不同。於視云。其極疾。其福壽。今鄭謂康寧者不同。於聽云。其極貧。其福富。惟此

鄭與之同。於思云。其極凶短折。其福考終命。今鄭謂壽者不同。蓋分言之而不皆同。則其義當通言之也。漢志引五行傳云。皇之不極。是謂不建。厥罰常陰。厥極弱。書疏謂五事休咎。皆不致陰。是陰氣不由五事。陰屬皇極也。非也。昭元年左傳云。天有六氣。曰陰。陽。風。雨。晦。明也。分爲四時。序爲五節。杜注謂五行之節也。絲今攷之。風雨之氣。著於庶徵矣。陽燠則陽明之氣。寒則陰晦之氣。皆皇極之所致也。陰者无陽之象也。无陽者必不時陽也。易坤上六云。龍戰于野。坤文言云。陰疑於陽。必戰。爲其嫌於无陽也。故稱龍焉。蓋乾龍之弱。不能戰陰。則无陽而失陽之氣矣。故常陰也。傳以皇不極言弱。是也。其以皇不極獨繫於弱。非也。是

故桀紂之不極。惡也。非弱也。漢昌邑王之不極。則弱也。漢書夏侯勝傳云。勝徵爲博士。光祿大夫。會昭帝崩。昌邑王嗣立。數出。勝當乘輿前。諫曰。天久陰而不雨。臣下有謀上者。陛下出欲何之。王怒。以勝爲妖言。縛以屬吏。吏白霍光。光不舉法。是時光與車騎將軍張安世謀欲廢昌邑王。光讓安世以爲泄語。安世實不言。乃召問勝。勝對言在洪範傳曰。皇之不極。厥罰常陰。時則下人有伐上者。惡察察言。故云。臣下有謀。光安世大驚。以此益重經術士。蓋漢事與伏書應如桴鼓。將易所謂神而明之。存乎其人者歟。易乾象傳云。君子以自強不息。強與彊通。詩文王云。自求多福。蓋求之疆矣。成十三年左傳云。民受天地之中以生。所謂

命也。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。以定命也。能者養以之福。不能者敗以取禍。此皇極得失。所以爲福極之原也。九疇大灋。前八者得其敘。則五福福之。前八者失其敘。則六極極之。故次九之五六居終也。今於五福之中。以三者二者言之。於六極之中。以四者二者言之。猶卜筮凡七。而以五與二言之也。養以之福。左傳古本然也。之猶適也。今或作養之以福者。誤也。林氏云。唐李泌曰。天命。他人皆可言。惟君相不可言。君相所以造命也。五福雖天所畀。實自造命者嚮而與之也。六極亦造命者威而避之也。寤古通悟。哀六年左傳云。君舉不信羣臣乎。舉猶皆也。易繫辭傳云。顯諸仁。藏諸用。蓋藏者。其仁之微也。用者。其仁之顯也。微

與顯異而不異者也。中庸云。夫微之顯。誠之不可揜如此夫。

尚書集注述疏卷十二終

門弟子校聚於讀書堂

尚書集注述疏卷十二

洪範

七